

修訂日期: 2009/04/23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07, No. 220e

原始資料: 妙雲蘭若提供, 眾生出版社提供, 日本 SAT 組織提供, 眾生出版社提供新式標點

大般若經第六會

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源夫控歸塗以彌綸、踐要極而端務，莫若警十度於一施、披六蔽於三檀。矧般若之大猷，固總領而高視，誠庶心之肩牖，積行之樞軸，故能範圍真際、充塞塵區。泛之則無緣、綏之則無動，大悲抗其首、大捨維其末，恬五痛之苦修、倏三祇之遙序。願無近遠，遇物成資；善靡鴻纖，觸塗必衍。馮無象而永日，輟有輪於長夜，窮幽盡妙，其般若之致乎。粵有天王，是為最勝，捐樂宮而下拜，泛嘉名而上表，念茲在茲，爰究爰度。然以位懸道隔，非目擊之能存；所以軌眾諧辰，寄言提而取悟。即舊《勝天王般若》，今譯成八卷、一十七品。其發明弘旨、敞拔幽關，固已法寶駢映、義林交積。自性三種，鬱無性以阡眠；果德萬區，殷不德而輝煥。凡鼓篋之士，猶希取質；況乘杯之客，如何勿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緣起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與大苾芻眾四萬二千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真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到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難陀獨居學地得預流果，所謂具壽解憍陳那、大迦葉波、笈防鉢底、揭麗筏多、大採菽氏、大迦多衍那、畢蘭陀筏蹉、舍利子、滿慈子、薄俱羅、鄔波離、羅怛羅、無滅、善現而為上首。

復有七萬二千菩薩摩訶薩皆已通達甚深法性，調順易化妙行平等，得無礙辯陀羅尼門，一切有情真淨善友，能轉不退微妙法輪，哀愍世間護持法藏，已曾供養無量如來，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通達諸佛甚深境界，一生所繫法王真子，常能紹佛轉正法輪，雖處世間而無所染，具如是等無量功德，從此佛國或從他方，為聽法故來詣佛所，所謂寶相菩薩、寶手菩薩、寶印菩薩、寶髻菩薩、寶冠菩薩、寶峯菩薩、寶海菩薩、寶焰菩薩、寶幢菩薩、寶藏菩薩、金藏菩薩、淨藏菩薩、德藏菩薩、定藏菩薩、智藏菩薩、日藏菩薩、月藏菩薩、如來藏菩薩、蓮華藏菩薩、金剛藏菩薩、解脫月菩薩

、普賢菩薩、普音菩薩、普戒菩薩、普行菩薩、普眼菩薩、廣眼菩薩、蓮華眼菩薩、智慧菩薩、上慧菩薩、勝慧菩薩、蓮華慧菩薩、金剛慧菩薩、日光菩薩、月光菩薩、智光菩薩、智德菩薩、賢德菩薩、華德菩薩、日觀菩薩、月觀菩薩、無染菩薩、妙音菩薩、大音王菩薩、師子吼菩薩、師子遊戲菩薩，賢首菩薩等十六賢菩薩，慈氏菩薩等賢劫諸菩薩，觀自在菩薩、妙吉祥菩薩而為上首。

復有無量四大王眾天，四大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三十三天，帝釋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夜摩天，蘇夜摩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覩史多天，珊覩史多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樂變化天，善化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他化自在天，自在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梵眾等天，大梵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淨居天，大自在天而為上首。如是天王將諸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復有無量阿素洛王，所謂具力阿素洛王、堅蘊阿素洛王、雜威阿素洛王、暴執阿素洛王而為上首，各領無量百千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復有無量大力龍王，所謂無熱龍王、猛意龍王、海住龍王、工巧龍王而為上首，各領無量百千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復有無量藥叉大神、人非人等并諸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

時，鷲峯山縱廣四十踰繕那量大眾充滿，地及虛空靡有間隙。

爾時，世尊處師子座，無量大眾前後圍遶，供養尊重、恭敬讚歎，一心合掌瞻仰尊顏。於是如來現神通力，從面門出種種色光，普照十方無邊世界，現希有事還至佛所，右遶三匝歸於面門。

是時，東方去此佛土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莊嚴，佛號普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時，現在彼安隱住持，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一乘相應正法。彼佛世界，尚不聞有二乘之名，況有精勤修其法者；彼諸菩薩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彼諸有情不假段食，但資解脫、靜慮、等至；彼界不待日月等光，唯佛身光晝夜常照，其土無有毒刺、礫石、谿谷、山陵，地平如掌。彼有菩薩名曰離障，既見此光心懷猶豫，與諸菩薩摩訶薩眾，前詣佛所，頂禮雙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緣而有此瑞？」

時，普光佛告離障言：「西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堪忍，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十號具足，現為菩薩摩訶薩眾，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由彼因緣故現斯瑞。」

離障菩薩聞已白言：「我今請往堪忍世界，觀禮供養釋迦如來聽受正法，唯願聽許！」

時，普光佛告離障言：「今正是時，汝宜速往。」

離障蒙許歡喜踊躍，即與無量菩薩眾，俱來至鷲峯，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

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清淨花，佛號日光，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日藏。西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寶花，佛號功德光明，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功德藏。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清淨，佛號自在王，彼有菩薩名曰廣聞。東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火焰，佛號甘露王，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不退轉。西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清淨功德，佛號智炬，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大慧。西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悅意，佛號妙音王，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功德聚。東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慧莊嚴，佛號智上，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常喜。上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動，佛號金剛相，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寶幢。下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月光明，佛號金剛寶莊嚴王，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寶信。如是一切皆如東方。

第六分通達品第二

時，有天王名曰最勝，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問佛，若蒙開許乃敢陳請。」

於是佛告最勝天言：「天王！如來、應、正等覺隨所疑問當為決之。」

時，最勝天既蒙佛許踊躍歡喜，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一法，能通達一切法？」

佛告最勝：「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深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汝所疑當為開釋。」

最勝天曰：「唯然！願聞！」

爾時，世尊告最勝曰：「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修學一法，能通達一切法者，所謂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通達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方便善巧、妙願、力、智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布施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妙法施波羅蜜多。謂以淨心無所希願，為他說法不求名利但為滅苦，不見我能為彼說法，不見彼聽，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無畏施波羅蜜多。謂觀有情猶如父母、兄弟、親戚，令一切眾咸親附我。何以故？無始時來流轉六趣皆為親戚，若諸有情在怖畏難，尚以身命而救拔之，況應於彼而加惱害！不見我能施彼無畏，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資生施波羅蜜多。謂隨有情所須資具種種布施，令其受行十善業道，不見我能施彼資具，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亡報施波羅蜜多。謂行施時不望果報，菩薩法爾自應布施，不見我能行亡報施，不見施報，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大悲施波羅蜜多。謂見有情貧窮老病無救濟者，起大悲心而發誓願：『我得無上正等覺時，為諸有情作歸依處，為有情故，以少善根迴向菩提，亦不分別我能救濟受救濟者，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恭敬施波羅蜜多。謂隨有情所須之物，尋自敬奉不令疲倦，不見我能行恭敬施，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尊重施波羅蜜多。謂於有情起師僧想或父母想尊重心施，若無財物惠以善言，不見我能行尊重施，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供養施波羅蜜多。謂見制多、若僧住處，則應掃灑，以諸花香及燈明等而為供養，若見尊像正法毀缺，即應精勤修治供養，若見僧眾，應以飲食、臥具、醫藥而供養之，不見我能行供養施，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無依施波羅蜜多。謂行施時不作是念：『願以此施得生天、人，作天、人王富貴受樂。』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亦不取求，無所得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布施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淨戒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佛於淨教毘奈耶中，說別解脫相應戒經，菩薩應學，不見戒相及能受持，不著戒見亦不著我，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諸佛無上正等菩提，非唯受持淨戒便得，要應遍學菩薩戒行，戒性清涼寂靜不起，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云何持戒能斷煩惱？煩惱三種謂貪、瞋、癡，此又各三即上、中、下。斷此煩惱應知對治：貪增上者，修不淨觀，具足觀身三十六物；瞋增上者，修慈悲觀；癡增上者，修緣起觀。不見能觀及所觀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云何菩薩應正遠離不正思惟？謂諸菩薩不起是心：「我行寂靜行、離行、空行，諸餘沙門、婆羅門等皆處喧雜不樂空行。」見無二別知自性離，即能遠離不正思惟。』」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雖知諸法離而深畏眾罪，如佛所說應持淨戒，修諸福業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於少罪中應懷大懼不與同止，以世尊說：譬如毒藥多少俱害。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常生怖畏信行相應，設空閑處獨守無侶，有沙門等齋持金、銀及吠瑠璃、真珠等寶以寄菩薩，於中不起貪著取心，作是思惟：『世尊常說：寧當自割身肉噉之，而於他財不與弗取。』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持戒堅固，若諸惡魔及魔眷屬，以妙色形逼試菩薩，菩薩於彼心不動搖，作是思惟：『世尊常說：色等諸法如夢、幻、化，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雖勤持戒，而不希求人天王位，身離三過，語無四失，意免三愆，如是持戒，不見我持，不見戒相，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淨戒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安忍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安忍波羅蜜多。謂諸菩薩常學內忍，憂悲苦惱皆悉不隨，亦學外忍，若他打罵、欺奪、凌辱終不生瞋，亦學法忍，如世尊說甚深實性無法、無我、無生、寂靜，即是涅槃，聞如是說心不驚怖，作是思惟：『不學是法，云何能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益安樂諸有情類？』審諦思惟貪、瞋、癡毒，如是一一於何處起？何因緣生？何因緣滅？如實觀察都不見有能生、所生、能滅、所滅，如是忍心相續不斷，晝夜諸位嘗無間隙，於所忍境無簡擇心，謂於國王、父母、師長我應修忍，餘可加惡。菩薩行忍不為報恩、名利、仁義、怖畏、慚恥，菩薩法爾應行忍故；若他加害、搥打、罵辱、侵奪、欺凌，心不傾動。菩薩若處王臣等位，有貧賤人毀罵、恥辱，終不卒暴輒示威刑，謂我居尊法應訶罰，但作是念：『我於往昔佛世尊所發弘誓願：一切有情我皆濟拔，令得無上正等菩提，今若起瞋便違本願。譬如良醫發如是誓：世間盲醫我悉療之，若自失明豈愈他疾？』如是菩薩為除他闇，自起瞋恚安能救彼？不見我能忍及可忍，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安忍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精進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精進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未滅令滅，未度令度，未脫令脫，未安令安，未覺令覺，菩薩如是行精進時，有諸惡魔為作留難，謂菩薩曰：『汝善男子！莫修此行空受勤苦。何以故？我於往昔曾修此行，未滅令滅，未度令度，未脫令脫，未安令安，未覺令覺，空受勤苦都無實利。我從昔來，多見菩薩修學此行並皆退轉，汝可迴心修二乘道，取二乘果而自滅度。』菩薩聞已即便覺

知，告惡魔言：『汝復道去，我心堅固猶若金剛，非汝謬言所能退壞，汝固留難長夜自苦。』魔聞此言便沒不現。若餘菩薩未得般若波羅蜜多，修前五種波羅蜜多經百千劫，菩薩如是行精進時，尚能超過，況二乘地！如是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佛法眾惡皆離，雖行精進不速不遲，而能發起殊勝大願：『使我感身與如來等，頂上肉髻、眉間白毫，佛轉法輪我亦如是。』譬如真金，眾寶瑩飾則為嚴淨。菩薩精進亦復如是，離諸垢穢，謂離懶惰、懈怠、疲極，不自知覺、不正思惟，由此便能獲勝清淨福德智慧而共莊嚴，身不疲勞、心無厭怠，一切障道惡不善法皆使滅除，所有助道向涅槃法悉令增長；少惡不起，何況其多！假使十方殑伽沙界，滿中大火如無間獄，此世界外但一有情應可度者，菩薩為彼尚從中過，況多有情！此諸菩薩不作是念：『無上菩提不易可得，菩薩修行如救頭然，要經百千那由多劫，如斯重擔實難荷負。』但作是思：『過、現諸佛皆修此行證大菩提，我亦如是正應修習，寧百千劫處地獄中，使諸有情皆得度脫，終不棄捨速趣涅槃。』菩薩如是行精進時，心不自高，於他不下，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精進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靜慮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靜慮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於大乘中深種善根，生生世世多修妙行，親近善友，不生貧賤、邪見等家，常生婆羅門、刹帝利大姓，正信三寶增長善法，因宿善根作如是念：『有情長夜諸趣流轉，苦輪不息皆由貪愛。』菩薩念已起厭離心，知從虛妄分別而有：『世尊經中種種方便，說欲過患如稍、如[矛*童]、如刀、如蛇、如泡、如沫，臭穢不淨轉變無常，云何智人貪著此法？』即劬鬚髮出家修道，未見為見，未得為得，未證為證，聞說受持若世俗諦、若勝義諦，如實修行，如法觀察，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遠離喧雜不徇名譽，亦復不求供養恭敬，身心精進常無懈怠，思惟此心多行何境？為善、為惡、為無記耶？若行惡境速便止息，若行無記亦應捨之，若行善境即勤精進，策令增長殊勝善根。為欲對治惡不善法，引三十七妙菩提分。惡不善者謂貪、瞋、癡。貪復有三，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身踊躍，深心歡喜，不觀欲過，厭離不生，非理追求，無有慚愧；無慚愧者，謂若獨行，諸所經遊恒思欲境，心心相續曾無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父母師尊訶彼所欲，都無愧恥不覺起爭，如是名為無慚愧者，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言笑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昏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過五無間多百千倍；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及尋香城，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靜慮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般若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般若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正智觀色、受、想、行、識，不見色生，不見色集，不見色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何以故？自性皆空無有真實，但有虛假施設名字，而行般若波羅蜜多化諸有情，終不為說無業無果。雖知諸法皆如幻、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及尋香城，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而常宣說有業有果。菩薩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惡魔眷屬不能得便。何以故？是諸菩薩親近善友，成助菩提離世間法，於諸如來甚深正法歡喜讚歎，諸天魔梵及餘沙門、婆羅門等，除佛正智無能及者，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般若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方便善巧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方便善巧，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若見世間勝妙花果，常持供養諸佛、菩薩，日夜六時曾無暫廢，以斯勝善迴向菩提，見花果樹亦復如是。若聞如來契經中說甚深法義，歡喜信受，愛樂誦持，轉為他說，以斯妙善迴向菩提。若見如來制多形像，即持種種香華供養，願有情類離破戒香，得淨戒香猶如諸佛；掃灑塗地，願諸有情威儀齊整；花蓋覆罩，願諸有情皆離熱惱；入僧住處，願諸有情皆入圓寂；出僧住處，願諸有情皆出魔境；見開僧門，便作是願：『以出世智為諸有情啟未開門，皆令悟入。』若見關閉，願為有情關閉三有或四惡趣；若得安坐，願諸有情坐菩提座；若右脇臥，願諸有情皆證圓寂；從坐臥起，願諸有情離諸起惑；若時洗足，願諸有情遠離塵垢；若時禮佛右邊制多，願諸有情皆當作佛，天人恭敬不以為喜。若有外道邪見難化，便作是念：『我為彼師，彼慢所持必不肯信，且作同學或為弟子；雖處彼眾，戒行多聞勝諸外道，因以降伏尊事為師言必信受，毀其邪法說正涅槃，令入如來清淨法教，精修梵行、靜慮、等持，得勝神通廣修妙善。』見多欲者，化作女人第一端正令其愛著，倏忽之頃示現無常，色變、臃脹、爛壞、臭處，令深憎惡起厭離心，即復本形為菩薩像，因而為說甚深法要，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行大乘成無上果。見大乘者離善知識，雖勤精進學二乘道，而於其果不能證得，失於大乘無上法利；觀彼根性為說大乘，令其迴心入無上道，未發心者化令發心，若已發心勸令堅固。見持戒人犯少輕罪，不解陳悔，懈怠愁憂，由此不能進修勝道；便為說法令速悔除，心離愁憂進修勝道。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少欲喜足專求法利，為有情說供養如來，由此便成六到彼岸：說法供養，是為布施波羅蜜多；行不違言，是為淨戒波羅蜜多；諸天魔等不能壞亂，是為安忍波羅蜜多；心心相續不覺勞倦，是為精進波羅蜜多；專心一念不緣異境，是為靜慮波羅蜜多；說法供養離我、我所，是為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

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方便善巧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妙願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妙願波羅蜜多。謂諸菩薩諸有所願不為世間所受快樂，亦不為己求出三界修二乘道證涅槃樂，但作是願：『一切有情皆入無餘般涅槃界，我身最後乃成正覺。未發心者化令發心，若已發心令修大行，已修大行令得菩提，已得菩提勸請說法，展轉乃至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置設利羅而興供養，令無量眾獲福無邊。』復發願言：『諸有世界佛成正覺，悉無天魔及諸外道而為擾亂；願由自智發無上心，不假外緣雖發而退；又當願我常處世間，成熟有情令獲利樂；願新發意諸菩薩等，若聞如來說甚深法，如實悟入心無驚怖；願諸有情得大智慧，皆善通達無邊佛道、無邊佛境、無邊大悲，饒益無邊諸有情類。』是諸菩薩多願自身恒處穢國不生淨土。何以故？如有病者乃假醫藥，若無其疾醫藥無用。菩薩如是發妙願時，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妙願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力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力波羅蜜多。謂諸菩薩能伏天魔、摧諸外道，具足福德智慧力故，一切佛法無不修行，一切佛境無不證見。以神通力，用一毛端舉瞻部洲或四洲界或大千界乃至十方無量殑伽沙等世界，還置本處而無所損；或以神力，於虛空中取種種寶施有情類；能於十方無邊世界，諸佛說法無不聞持。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力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智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智波羅蜜多。謂諸菩薩觀察五蘊生非實生，滅非實滅，思惟五蘊皆畢竟空，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愚夫顛倒虛妄執著，不如實知諸蘊非我，蘊中無我；不如實知我非諸蘊，我中無蘊，由斯諸趣生死輪迴，如旋火輪愚夫妄執。然一切法自性本空、無生、無滅，緣合謂生，緣離謂滅，實無生滅，性非無故不可說生，性非有故不可說滅。是諸菩薩於一切境無有一法不通達者，修行此智波羅蜜多，二乘外道不能掩蔽，以智觀察，從初發心乃至涅槃皆悉明了；能以一法知一切境，達一切境不離一法。所以者何？真如一故。是諸菩薩修此智時，不見能修及所修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智波羅蜜多，是名菩薩修學一法，能通達一切法。」

第六分顯相品第三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於是世尊告最勝曰：「天王當知！如地、水、火、風、空等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是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地、水、火、風、空等相？」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普遍廣大難可度量是為地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何以故？諸法真如普遍廣大難測量故。天王當知！一切藥草依地生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普能生長一切善法。天王當知！譬如大地，增之不喜，減之不憂，離我、我所，無二相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讚歎不增，毀訾不減，離我、我所，無二相故。又如大地，世間往來舉足、下足無不依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求善趣、若向涅槃無不依止。又如大地，出種種寶；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出生世間種種功德。又如大地，蟲、蟻、蚊、虻種種苦事不能傾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離我、我所都無分別不可傾動。又如大地，若聞師子、龍、象等聲終無驚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一切天魔及外道等不能恐懼。何以故？不見有我，不見有法，自性空故。」

「天王當知！譬如水大，從高赴下，水族所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從真法界流趣世間，一切善法之所依止。又如水大，能潤草木生於花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潤諸等持生助道法，成一切智得佛法果，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又如水大，漬草木根，能使傾拔隨流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滅一切見、趣、煩惱、習氣根本永不復生。又如水大，性本清潔無垢無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體無煩惱故名清潔，能離諸惑故名無垢，一相非異故名無濁。如人夏熱，遇水清涼；熱惱有情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必獲清涼離諸熱惱。如人患渴，得水乃止；求出世法，得深般若波羅蜜多思願便止。又如泉池甚深難入，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諸佛境界甚深難入。又如世間坑塹之處水皆平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諸獨覺、聲聞、異生皆悉平等。又如淨水洗除垢穢令得清淨，如是菩薩通達般若波羅蜜多離諸煩惱即得清淨。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清淨，離諸惑故。」

「天王當知！譬如火大，雖燒一切樹木藥草，而不念言：『我能燒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能永滅一切煩惱及諸習氣，而不念言：『我能永滅。』又如

火大，悉能成熟一切物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皆能成熟一切佛法。又如火大，悉能枯竭諸濕物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皆能枯竭諸漏瀑流令永不起。又如火聚在雪山頂，雖能遠照一踰繕那，乃至能照十踰繕那，而無是念：『我能照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照聲聞、獨覺、菩薩，而亦不念：『我能照彼。』又如禽獸，夜見火光恐怖遠避，薄福異生、聲聞、獨覺，若聞般若波羅蜜多恐懼捨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名尚難，況能修學！如夜遠涉迷失正路，若見火光生大歡喜，知有聚落疾往趣之，至便安隱永無怖畏，生死曠夜有福德人，若聞般若波羅蜜多，生大歡喜受持、讀誦，永離煩惱心得安樂。如世間火，貴賤皆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聖者、異生平等皆有，如婆羅門及刹帝利咸供養火，諸佛、菩薩咸皆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又如小火，能燒三千大千世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聞一句則能焚燒無量煩惱。

「天王當知！譬如風大，能令一切物類增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令一切世、出世間善法增長。又如風大，若增盛時，普能摧滅一切物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修增盛，遍能摧滅生死煩惱。又如風大，能令鬱熱皆得清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令煩惱鬱熱有情證得清涼涅槃常樂。又如風大，颯颯不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一切法都無所住。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離垢、無著、寂靜、無量、無邊智慧，平等通達諸法實性，如太虛空性無所住，離境界相，超尋伺等，心及心所都無分別、無生、無滅，自性離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利樂有情世間希有，猶如日月一切受用。謂如涼月，能除熱惱；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除一切煩惱熱毒。又如明月，世間樂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一切聖賢之所樂見。又如白月，日日增長，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漸漸增長。又如黑月，日日減盡，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煩惱、隨眠漸漸減盡。又如滿月，諸婆羅門、刹帝利等咸所讚歎，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所讚歎。又如月行遍四洲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色、心等無處不遍。又如淨月，常自莊嚴；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性本清淨恒自莊嚴。何以故？本性離染、無生、無滅、遍一切法，自性離故。譬如盛日，雖破眾闇，而不念言：『我能破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破無始一切隨眠，而不念言：『我能破彼。』又如烈日，雖開蓮華，而不念言：『我能開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開菩薩摩訶薩心，而不念言：『我能開彼。』又如麗日，雖照十方，而不念言：『我能遍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照無邊而無照相。如見東方赤明相現，則知不久日輪當出，若聞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人去佛不遠。如瞻部洲諸善士女，若見日出生大忻慶，若時世間有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字出現，一切聖賢

皆大歡喜。又如日出，月及星光皆悉不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外道二乘所有功德皆悉不現。又如日出，方見坑坎高下之處，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乃知邪正之道。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自相平等，無生無滅，性遠離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多修空行無所住著，修習明道滅除闇障，遠離惡友親近諸佛，心心相續念佛無斷，通達平等隨順法界。雖神通遊戲遍十方國，而身住本土都不動搖。觀諸佛法猶如現見。雖在世間世法不染，猶淤泥處所出蓮華。如是菩薩雖處生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巧便力故而不染著。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生、無滅、自相平等、不見、不著，性遠離故。又如蓮華，不停水滴，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少惡亦不暫住。又如蓮華，隨所在處香氣馥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在人間或居天上，城邑、聚落悉具戒香。又如蓮華，稟性清潔，婆羅門等咸所寶愛，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天、龍、藥叉、健達縛等、菩薩、諸佛咸所愛敬。又如蓮華，初欲開發能悅眾心，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含笑先言，遠離頰蹙，令眾歡喜。又如蓮華，夢中見者亦是吉相，諸人、天等乃至夢中聞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是吉祥，況真聞見！又如蓮華，初始生位，人非人等咸所愛護，如是菩薩始學般若波羅蜜多，諸佛、菩薩、釋梵天等共所衛護。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興如是心：『我當如理通達一切波羅蜜多，教化有情圓滿佛法；菩提樹下坐金剛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具十二種微妙行相，世間沙門、婆羅門等，天、魔、釋、梵所不能轉；化度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一切有情，從生死海平等濟拔；安置般若波羅蜜多，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欲見佛者令得見佛；作師子吼遊戲神通，歎佛功德令眾渴仰；其心清淨終不動搖，意無諂曲遠離邪念，所謂不念二乘之法；盡諸隨眠，無復煩惱；身無偽行，離邪威儀；口無詭言，如實而說；受恩常感，輕恩重報；心不懷憾，口恆軟語。如是修習清淨之心，不見能污及所污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如來三種清淨。謂諸菩薩作是思惟：『契經中說如來身淨，所謂法身、最寂靜身、無等等身、無量身、不共身、金剛身，於此決定心無疑惑。』是名信解如來身淨。復次思惟：『契經中說如來語淨，如為異生授記作佛，亦為菩薩授作佛記，信如是語理不相違。所以者何？如來永離一切過失，盡諸隨眠，無復煩惱，寂靜清淨；若天、魔、梵及諸沙門、婆羅門等，能得如來語業失者，無有是處。』是名信解如來語淨。復次思惟：『契經中說如來意淨，諸佛世尊心所思法，聲聞、獨覺、菩薩、天、人及餘有情無能知者。何以故？如來之心甚深難入，離諸尋伺非思量境，無量無邊同虛空界，如是信知心不疑惑。』是名信解如來意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如佛所說諸菩薩摩訶薩為諸有情荷負重擔，堅固無退、不怖、不疲，次第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

、靜慮、般若、方便善巧、妙願、力、智波羅蜜多，成就佛法，無障、無礙、無邊、無等、不共之法；所言決定，其性勇猛，成就如來廣大事業。』是諸菩薩摩訶薩於彼事中，無惑、無疑、深心信受。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如佛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究竟安坐妙菩提座，能得無礙清淨天眼、天耳、他心、宿住、隨念、漏盡智通，於一念頃，以平等智通達三世，如實觀察一切世間，如是有情具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毀謗聖賢，由邪見造邪業，身壞命終當墮惡趣；如是有情具身妙行、語妙行、意妙行，稱讚聖賢，由正見造正業，身壞命終當生善趣。如實觀察有情界已，作是念言：我昔發願行菩薩道，自覺、覺他此願應滿。』是諸菩薩於彼事中，無惑、無疑、如實信受。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成佛之所名為覺處，能自覺故名為正覺，能覺有情名正遍覺。天王當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信知如來出興于世，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一乘能深信受。何以故？諸佛所說真實不虛，種種餘乘皆佛乘出，如瞻部洲雖有種種城邑、聚落並屬此洲，如是諸乘雖有種種名相差別皆屬佛乘。此諸菩薩復作是念：『諸佛世尊方便善巧，種種說法皆實不虛。何以故？諸佛說法隨眾根性，雖說三乘而實一道。』此諸菩薩復作是念：『諸佛世尊凡所說法，音聲深遠真實不虛。何以故？釋梵天等有少功德，尚復能出深遠音聲，何況如來無量億劫積集功德聲不深遠！』此諸菩薩復作是念：『如來說法不違眾根，上、中、下品皆使成就，有情各謂獨為我說，而佛本來無說無示。』此諸菩薩於如是事，無惑、無疑、深心信解。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微細心，作如是念：『世間常有大火熾然，謂貪、瞋、癡為火煙暗，云何當使一切有情，從此世間皆得出離？若能通達諸法平等，無染著心名為出離，如實知法如幻夢等，善觀因緣而不分別。』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諸法無本而有業果，諸佛、菩薩凡所發言我應知意，既知意已即思量義，思量義已即見真實，見真實已濟度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眾說法，謂說諸法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見者，如是諸法空、無所有、非自在性、虛妄分別，因緣合故無生似生。天王當知！若說諸法無我、有情乃至見者，為稱理說；若說諸法空、無所有乃至似生，亦稱理說。天王當知！夫其說法隨順法相，是名稱理。若諸所說不違法相與法相應，能入平等顯現義理，名巧便說。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辯，謂若無著辯、若無盡辯、若相續辯、若不斷辯、不怯弱辯、不驚怖辯、不共餘辯、無邊際辯、一切天人所愛

重辯。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清淨辯，謂不嘶喝辯、不迷亂辯、不怖畏辯、不憍慢辯、義具足辯、味具足辯、不拙澁辯、應時分辯。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大眾威德畏故，辯不嘶喝；堅住明了不怯智故，辯不迷亂；菩薩處眾如師子王無恐懼故，辯不怖畏；離煩惱故，辯不憍慢；不說無義契法相故，辯義具足；善解書論知文字故，辯味具足；多劫積習巧便語故，辯不拙澁。如是說法善順三時，謂熱、雨、寒，說無差亂；亦順三分，謂初、中、後，說不交雜，由斯故說辯應時分。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得諸辯令眾歡悅，謂隨所化多為愛語，含笑先言遠離頰聲，發詞有義能稱如實，諸有所說不欺侮人，所言決定種種樂說，以柔軟語令眾歡悅，容色寬和使他親附，隨義而說聞者悟解，為利益故稱法相說，平等為說心無偏黨，離虛妄言作決定說，種種樂說隨眾根性，由此因緣令眾歡悅。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大威德。所以者何？非法器者不得聞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是諸菩薩其心平等，云何不為非器者說？」

佛言：「天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本性平等，不見是器，不見非器，不見能說，不見所說，有情虛妄見器非器，見說不說。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生、無滅、無分別相，猶如虛空一切遍滿；有情亦爾，無生、無滅；聲聞、獨覺、菩薩、如來亦復如是，無名字法假立名字，謂是有情，謂是般若，謂有能說，謂有所說，謂有聽者及所聽法，勝義諦中皆同一相，所謂無相，都無差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威德重故，雖常樂說，非器不聞。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非器諸有情說，不為外道惡見者說，不為懶慢不信者說，不為求法貿易者說，不為貪愛名利者說，不為嫉妬祕悋者說，不為生盲聾啞者說。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慳悋不祕深法，於有情類非無慈悲，亦不棄捨諸有情類，然有情類宿植善根，得見如來及聞正法，如來於法本無說心，亦不作意為此、為彼，但障重者雖近如來而不見聞，菩薩亦爾。」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何等有情堪聞諸佛菩薩說法？」

佛言：「天王！若具正信根性純熟堪為法器，於過去佛曾種善根，心無諂曲威儀齊整，不求名利親近善友，利根聰明說文知義，為法精進不違聖旨，此等有情堪聞諸佛菩薩說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能作法師善巧說法，云何巧說？謂為饒益諸有情故，雖說佛法，而說佛法竟不可得；雖說一切波羅蜜多，而說一切波羅蜜多竟不可得；雖說菩提，而說菩提竟不可得；雖說斷煩惱，而說煩惱竟不可得；雖說證涅槃，而說涅槃竟不可得；雖說聲聞四向、四果，而說聲聞四向、四果竟不可得；雖說獨覺若

向、若果，而說獨覺若向、若果竟不可得；雖說斷我見，而說我見竟不可得；雖說有業果，而說業果竟不可得。所以者何？名字所得皆非實法，法非名字、非言境界，法不可思議，非心所量故。名字非法，法非名字，但以世俗虛妄假名而有所說，無名字法說為名字，名字是空，空無所有，無所有者非真勝義，非勝義者即是虛妄愚夫之法。天王當知！是名菩薩善巧說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方便力得無礙辯，隨眾根性，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有情如實悟入。」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一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學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法界？」

於是佛告最勝天言：「善哉！善哉！諦聽！諦聽！極善作意，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最勝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學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妙慧故親近善友，發勤精進離諸障惑，心得清淨恭敬尊重，樂習空行遠離諸見，修如實道通達法界。天王當知！是諸菩薩有妙慧故親近善友，歡喜敬事如真佛想，以親近故離諸懈怠，滅除一切惡不善法生長善根，既滅煩惱遠離障法，身、語、意業皆得清淨，由清淨故便生敬重，以敬重心修習空行，修空行故遠離諸見，離諸見故修行正道，修正道故能見法界。」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法界？」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法界即是不虛妄性。」

「世尊！云何不虛妄性？」

「天王！即是不變異性。」

「世尊！云何不變異性？」

「天王！即是諸法真如。」

「世尊！何謂諸法真如？」

「天王當知！真如深妙，但可智知非言能說。何以故？諸法真如，過諸文字離語言境，一切語業不能行故；離諸戲論，絕諸分別；無此無彼，離相無相；遠離尋伺，過尋伺境；無想無相，超過二境；遠離愚夫，過愚夫境；超諸魔事，離諸障惑；非識所了，住無所住寂靜聖智及無分別後得智境，無我、我所；求不可得，無取無捨；無染無著，清淨離垢；最勝第一，性常不變，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天王當知！是為法界。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證法界，多百千種難行苦行，令諸有情皆得通達。天王！是名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真如、實際、無分別相、不思議界，亦名真空及一切智、一切相智、不二法界。」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能證、能得如是法界？」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及後所得無分別智能證、能得。」

「世尊！證得義有何異？」

「天王當知！出世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見故名為證，後智通達故名為得。」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如佛所說聞、思、修慧，豈不通達實相般若波羅蜜多，而復說有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及後所得無分別智能證、能得？」

佛言：「不爾！所以者何？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微妙，聞慧麤淺不能得見；是勝義故思不能量，出世法故修不能行。」

「天王當知！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微妙，異生二乘所不能見。何以故？彼如生盲不見眾色。嬰兒七日不見日輪，尚不能見，況能證得！天王！譬如夏熱，有人西行在於曠野，復有一人從西而至，問前人曰：『我今熱渴，知何處有清水、樹蔭，可見憂濟？』彼人答曰：『從此東行當有二路，一左二右宜從右路，漸次前行有清泉池及涼蔭樹。』天王！於意云何？彼熱渴者雖聞如是泉及樹名，思惟往趣即除熱渴得清涼不？」

「不也！世尊！彼至入池洗飲、息樹，方離熱渴乃得清涼。」

佛言：「天王！如是！如是！聞、思、修慧不能通達實相般若波羅蜜多。天王當知！所言曠野即喻生死，人喻有情，熱喻眾惑，渴喻貪愛，東來人者喻諸菩薩，左路即喻非正直道，右路喻於一切智道，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生死正直之路；泉喻般若波羅蜜多，樹喻大悲，諸菩薩摩訶薩行二法故，遠離異生及二乘道。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無形相，而巧說故，令諸有情能證、能得。」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知力、無所畏、不共法空，亦如實知諸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蘊空，亦如實知內空、外空及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等空，雖知諸法無不皆空，而知空相亦不可得，不取空相，不起空見，不執空相，不依止空，菩薩如是不取著故於空不墮。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諸相，謂都不見內外諸相，離戲論相，離分別相，離尋求相，離貪著相，離境界相，離攀緣相，離諸能知及所知相。」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觀諸法無相，佛薄伽梵復云何觀？」

佛言：「天王！諸佛境界不可思議。何以故？離境界故。一切有情思量佛境，心則狂亂不知此彼。何以故？同虛空性不可思量，求不可得離尋伺境。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尚不見有異生境等可得思量，況佛境界！亦不依止一切妙願，雖行種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彼果都無所著。於諸功德乃至涅槃亦不依著。何以故？離我、我所，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佛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法門時，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變動，妙高山王、目真隣陀山、大目真隣陀山、金剛輪圍山、大金剛輪圍山、香山、寶山、黑山、大黑山皆悉振動。無量百千諸菩薩眾，皆脫上服為佛敷座，其座高廣如妙高山。無量百千釋、梵、護世諸天王等，合掌恭敬散眾妙花，謂妙音華、大妙音華，及吉祥華、大吉祥華、青黃赤白紅紫蓮華。

時，鷲峯山縱廣四十踰繕那量，積華遍滿至如來膝。無量天子住虛空中，奏諸天樂唱如是言：「再覩佛興世，再聞轉法輪。善哉！瞻部洲一切有情類，勤修功德多種善根，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況復當來有能信者！當知如是一切有情，悉行諸佛如來境界。」

復有無量百千龍王，即以神力普興大雲，降澍香雨灑鷲峯山，遍及三千大千世界，諸聽法者唯覺香潤不見霑濡，無量龍女悉於佛前合掌讚歎。復有無量健達縛神，以妙樂音而供養佛；諸藥叉眾，散諸妙花；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十方無量無邊佛土無數如來、應、正等覺，眉間毫相皆放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幽暗之處無不大明，遍鷲峯山其光赫奕；作斯事已各還本界，右邊三匝入佛頂中。無量百千婆羅門眾及剎帝利長者居士，各以種種塗香、末香、幢蓋、幡華而供養佛。爾時，會中七十二億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無量百千諸有情類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百千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絕語言離諸文字，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說如是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說如是法，為修習佛法，而諸佛法畢竟不可得；為成熟諸波羅蜜多，而諸波羅蜜多畢竟不可得；為清淨佛菩提，而佛菩提畢竟不可得；為離滅涅槃，而離滅涅槃畢竟不可得；為四沙門果，而四沙門果畢竟不可得；為獨覺菩提，而獨覺菩提畢竟不可得；為斷除我取，而我及取畢竟不可得。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分別一切法相，我能分別及所分別皆不可得，隨順般若波羅蜜多不違生死，雖在生死不違般若波羅蜜多隨順法相。」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云何隨順甚深法相不違世俗？」

佛言：「天王！菩薩隨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遠離色、受、想、行、識，不遠離欲界、色界、無色界，不遠離法而無取著，隨順般若波羅蜜多不遠離道。何以故？具大方便善巧力故。」

於是最勝復白佛言：「何謂菩薩方便善巧？」

佛言：「天王！謂四無量，諸菩薩摩訶薩具大慈、悲、喜、捨心故，常能利樂所化有情，是為菩薩方便善巧。」

「世尊！云何此四名大？」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具無邊慈、無分別慈、諸法性慈、不休息慈、無惱害慈、廣饒益慈、平等性慈、遍利樂慈、出世間慈，如是等類名為大慈。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見諸有情具種種苦無歸依處，為欲濟拔發菩提心勤求正法；既自得已為有情說，諸慳貪者教行布施，無戒、破戒教受持戒，性暴惡者教行忍辱，懶惰懈怠教行精進，散亂心者教行靜慮，諸愚癡者教學妙慧，為度有情雖遭種種極苦難事，終不捨離大菩提心，如是等類名為大悲。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三界熾火，我已出離，故生歡喜；久相纏繫生死之繩，我已斷截，故生歡喜；於生死海尋伺取相，我已永出，故生歡喜；無始所豎憍慢之幢，我已摧折，故生歡喜；以金剛智破煩惱山，令永散滅，故生歡喜。我自安隱，復安隱他。愚癡、黑暗、貪、瞋、慢等煩惱繫縛，久寐世間今始得覺，故生歡喜；我今已免一切惡趣，復能濟拔惡趣有情令得出離，故生歡喜；有情久於生死迷亂不知出道，我今濟拔開示正路，皆令得至一切智城畢竟安樂，故生歡喜。』如是等類名為大喜。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普於一切眼所見色，耳所聞聲，鼻所嗅香，舌所嘗味，身所覺觸，意所了法，不著不離而起捨心，如是等類名為大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如是四大無量，由此名為方便善巧。」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二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度有情示現諸相？」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不可得，諸菩薩相亦不可得，但由方便善巧威力，為有情類示現入胎乃至涅槃種種化相。何以故？諸天計常謂無墮落，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破彼執示現入胎，因令彼天起無常念：『世間最勝、最高、無等，於欲不染尚有墮落，況餘天眾而得常耶？是故皆應勿復放逸，勤加精進繫念修道，如見日輪尚有隱沒，即知螢火不得久住。』復有諸天放逸著樂，不修正法恣情遊戲，雖與菩薩同處天宮，不往禮拜不諮受法，各作是念：『今且受樂，明詣菩薩當受法要。』共相謂言：『我與菩薩常此同住，修行何晚？』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勤修精進如救頭然，破放逸行示現墮落。如是示現有二因緣：一、令諸天離放逸故。二、令有情咸得見故。世間復有下劣有情，善根少故，不堪見佛成無上覺轉妙法輪，菩薩為彼示現嬰兒及作童子後宮遊戲；菩薩若作餘像說法，後宮女人則不信樂，是故示現嬰兒、童子。有高行人常能離俗，菩薩為彼示現出家。復有天人作如是念：『端坐受樂不得聖道。』菩薩為彼示現苦行；亦為降伏苦行外道，示現種種難行苦行。復有天人長夜發願：『菩薩行詣菩提座時，我等天人常獻供養。』菩薩為彼詣菩提座。無量天人既供養已，一切獲得菩提因緣。復有天人作如是念：『惡魔外道障礙正法，願得菩薩坐菩提座，降伏惡魔及諸外道，有正信者皆令見法。』是故菩薩成正覺已，三千世界遍虛空中，種種音聲而讚歎曰：『佛日出世，螢光隱沒。』諸天人等咸作是言：『願我未來成無上覺，如今菩薩所證菩提。』為此有情坐菩提座。有天人等作如是言：『願見大師成一切智、一切相智、無師智、自然智。』是諸有情雖不求出離，而根性純熟是深法器。為是有情示現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復有天人樂聞圓寂，菩薩為彼示現涅槃。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現如是種種化相。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生於無暇之處。何以故？無福德人不聞般若波羅蜜多勝名字故。是諸菩薩又復常離一切惡業，終不毀犯佛所說戒，心無嫉妬，身語無失，已於過去無量佛所多種善根，具勝福德智慧方便，成就大願心樂寂靜，勤行精進離諸懈怠。

「天王當知！是諸菩薩無有惡業墮地獄趣，十善業道常現行故；是諸菩薩無有破戒墮傍生趣，常能護持所受戒故；是諸菩薩無有嫉妬，不墮餓鬼趣，不生邪見家，常值善友，遠離惡友。何以故？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深種善根，是故生處富貴自在皆具正

見。是諸菩薩隨所受身，不缺諸根成佛法器。何以故？於過去世供養諸佛、聽聞正法、禮敬大眾，是故生處常具諸根，形相端嚴成佛法器。是諸菩薩不生邊地，根鈍愚癡，不知善惡，語言義趣非佛法器，不識沙門、婆羅門等。何以故？菩薩受生必在中國，利根智慧言詞辯了，善知語義是佛法器，善知沙門、婆羅門等。何以故？菩薩宿世具勝福德智慧力故。菩薩終不生長壽天，不能利他不見佛故；是諸菩薩多生欲界，示現出世利樂有情。何以故？具勝方便善巧力故。菩薩不生無佛世界，此處無佛、無說法者，不聞正法、不供養僧。所以者何？菩薩生處必具三寶，宿願強故。是諸菩薩聞惡世界深生厭離，修行寂靜心不懈怠，精進熾然以一切善滅諸惡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是等種種因緣，終不生於無暇之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夢中尚不忘失大菩提心，況於覺時當有忘失！何以故？一切善法生於此心，即是無上正等覺心，若無此心則無有佛，無佛無法，無法無僧；由此心故得有三寶，及有天人修善受樂。是諸菩薩常離諂詐，質直柔和，其心清淨，於諸佛法不生猶豫，欲聽受者不祕深義，離諸嫉妬遠三塗業，於初、中、後無變易相，行不違言護大乘法，見同學者深生恭敬，勸勤修習稱讚大乘，於說法師常生佛想，親近善友，遠離惡友。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成就如是菩提之心，依因此心得宿住智。何以故？已曾供養無量諸佛，護持正法修清淨戒，遠離惡業障礙永無，心常歡喜、心勤修學，心不散亂、心智不失。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由曾供養無量諸佛則重正法，由重法故廣為他說，為護正法不惜身命，身、語、意業悉皆清淨，業清淨已得離障礙，離障礙故心常歡喜，心歡喜故則勤精進，心性正直念智圓滿，由念智故知過去生一、十、百、千乃至無數。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了知過去生處；既了宿世，親近善友；由善友故，於諸佛所三事不失，謂聞、見、念。常樂聽法、供養僧寶，於一切時曾無空過。佛、菩薩所常深恭敬、禮拜、供養，時無暫捨，行住坐臥不離多聞。

「天王當知！是諸菩薩持淨戒故，常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常勤修習助菩提分，曾不遠離三解脫門，於一切時修四無量，常聞無上一切智名。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因緣親近善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夢中不近惡友，況於覺時而親近彼！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於破戒人、著邪見人、不律儀人、行邪命人、無義語人、住懶惰人、樂生死人、背菩提人、愛俗務人，雖常憐愍而不共住。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由如是法遠離惡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得如來十身差別。云何為十？一、平等身。二、清淨身。三、無盡身。四、善修身。五、法性身。六、離尋伺身。七、不思議身。八、寂靜身。九、虛空身。十、妙智身。」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位能得如來十身？」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初地中得平等身。何以故？通達法性，離諸邪曲，見平等故。第二地中得清淨身。何以故？離犯戒失，戒清淨故。第三地中得無盡身。何以故？離欲貪瞋得勝定故。第四地中得善修身。何以故？常勤修習菩提分故。第五地中得法性身。何以故？觀諸諦理證法性故。第六地中得離尋伺身。何以故？觀緣起理離尋伺故。第七地中得不思議身。何以故？方便善巧智行滿故。第八地中得寂靜身。何以故？離諸煩惱戲論事故。第九地中得虛空身。何以故？身相無盡遍一切故。第十地中得妙智身。何以故？一切種智修圓滿故。」

於是最勝復白佛言：「佛、菩薩身豈無差別？」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身無差別，功德有異。其義云何？謂佛、菩薩身無差別。所以者何？以一切法同一性相；功德異者，謂如來身具諸功德，菩薩不爾。吾當為汝略說譬喻：譬如寶珠，若具莊飾、不具莊飾其珠無異；佛、菩薩身亦復如是，功德有異，法性無別。所以者何？如來功德一切圓滿，盡于十方遍有情界，清淨離垢障礙永無；菩薩之身功德未滿，有餘障故。譬如白月有滿、未滿，月性無異；二身亦然，如是諸身悉皆堅固，不可破壞猶若金剛。所以者何？三毒不破、世法不染，惡趣、人、天苦不能逼，悉皆遠離生老病死，能伏外道、超魔境界，不趣獨覺及聲聞乘，以是因緣不可破壞。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能獎導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咸皆信用。譬如有人善為獎導，若諸國王、若與王等長者居士咸信用之；此諸菩薩亦復如是，聲聞、獨覺、菩薩、如來皆悉共許為善獎導。如善獎導，國王、大臣、婆羅門等咸共尊敬；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有學、無學之所供養。如險曠野行人疲倦，遇善獎導能令安隱；此諸菩薩亦復如是，以巧便力獎導有情，令於生死安隱得出。如諸貧人，依富長者方出險難，一切外道及婆羅門，於生死中依此菩薩乃得出離。如大長者無量資財，為一切人之所受用；此諸菩薩亦復如是，生死有情共所受用。如大長者欲過險難必假多伴，飲食資糧皆悉具足，爾乃能度；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欲出世間生死險難，必以福慧攝諸有情，方度世間至一切智。如人遠行多齎寶物，為得利故；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從生死海趣一切智，要廣修集福慧珍財，為速證得一切智故。如世間人求財無厭；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樂求勝法曾無厭心。如獎導者四事勝他：財富、位高、伎能、言信；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富諸功德處位尊高，於法自在所言無異。如人善導至於大城；此諸菩薩亦復如是，獎導有情至一切智。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可行、不可行路，所謂邪正、曲直、安危、水有水無，若有留難或出離道皆善通達。是諸菩薩知無倒路，凡所示

導不違眾根，為大乘人說無上道，不說獨覺及聲聞道；為獨覺人說獨覺道，不說菩薩及聲聞道；為聲聞人說聲聞道，不說獨覺及菩薩道；為著我者說無我道，為著法者說法空道，著二邊者為說中道，為迷亂者說止觀道令不迷亂，為戲論者說真如道令不戲論，著生死者說涅槃道令出世間，為迷塗者說正直道令遠邪路。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知邪正路，獎導有情令得出離。」

第六分念住品第五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知路、非路者心緣何住？」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正無亂。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修身、受、心、法念住，凡所遊行城邑、聚落，聞說利養心不貪染，如佛世尊戒經中說，善自憶念離諸煩惱。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念住？謂此菩薩以如實智，遠離一切與身相應惡不善法，觀察此身，從足至頂唯有種種不淨過失，無我、無樂、無常敗壞，腥臊臭穢筋脈連持，如斯惡色誰當憙見？如是觀已，身中貪欲、執身我見皆不復生，由此便能順諸善法。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受念住？謂此菩薩作是思惟：『諸受皆苦，有情顛倒妄起樂想，異生愚癡謂苦為樂，聖者但說一切皆苦；為斷滅苦應修精進，亦當勸餘勤修此法。』作是觀已，恒住受念不隨受行，修行斷受亦令他學。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心念住？謂此菩薩作是思惟：『此心無常，愚謂常住，實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此心不住，速疾轉易，隨眠根本，諸惡趣門、煩惱因緣，壞滅善趣，是不可信貪、瞋、癡主；於一切法心為前導，若善知心悉解眾法；種種世法皆由心造，心不自見種種過失，若善若惡皆由心起；心性速轉如旋火輪，飄忽不停如風野馬，如水暴起，如火能燒。』作如是觀令念不動，令心隨已不隨心行，若能伏心則伏眾法。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法念住？謂此菩薩能如實知世間所有惡不善法，謂貪、瞋、癡及餘煩惱，於諸煩惱應修對治，謂修貪欲、瞋恚、愚癡及餘煩惱對治差別。如實知已即迴起念，不行彼法亦令他離。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境起念？謂此菩薩若遇色、聲、香、味、觸境便作是念：『云何於此不真實法而生貪愛？此乃異生愚癡所著，即是不善。如世尊說：「愛即生著，著即迷謬。」由此不知善法、惡法，以是因緣墮於惡趣。』菩薩如是自不漏失，不著境界，令他亦爾。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念阿練若，謂此菩薩作是思惟：『阿練若處是無諍人之所居止寂靜住處，天、龍、藥叉、他心智者悉能知我心、心所法

，不應住此起邪思惟。」由此思惟即得捨離，於法正念勤修行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城邑、聚落多諸喧雜，非出家人所可行處，則不應往，所謂酤酒、婬女、王宮、博奕、歌舞，如是等處皆遠離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利養名起正憶念，謂作是念：『為生彼福應受此財，不由貪愛；受已恪惜養育妻子，不言我有如是財物，而普周給一切貧窮，如是行者人所讚歎，終不計著我及我所。』復作是念：『人皆稱我惠施名聞。世間無常須臾磨滅，云何智人無常、無實、不恒、無主，隨彼而行執我、我所？』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念佛世尊所說禁戒，謂作是念：『三世諸佛皆學此戒，成無上覺證大涅槃。』如是知己精勤修學。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化有情及自修習，少欲喜足著糞掃衣，心常清潔信力堅固，寧失身命於戒不犯；心離憍慢遊行城邑，雖服弊衣而不生恥；遠離懈怠常修精進，所作未辦終不中止；於糞掃衣不見過患，朽故弊壞終無輕鄙，但取其德；夫離欲者乃服此衣，如來所讚息慳貪著；亦不自讚我能服此，於他不服終無毀言。如此行人諸天禮敬，佛所讚歎，菩薩護持，婆羅門等恭敬供養。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修如是清淨妙行。」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高行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何用著此糞掃衣耶？」

佛言：「天王！諸大菩薩護世間故著糞掃衣。所以者何？世間若見著此衣服滅惡生善。

「天王！於意云何？菩薩高行何如世尊？」

最勝白言：「百千萬億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是法王具一切智，無有一法不能照故。

「天王！於意云何？佛對一切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示現苦行，及常讚歎杜多功德，此何所為？」

最勝白言：「世尊！為欲教化可度諸有情類及初發心諸菩薩等，未斷煩惱為說對治。」

佛言：「如是！如是！天王！高行菩薩著糞掃衣亦復如是，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饒益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世間故但畜三衣。何以故？心喜足故更不多求即是少欲，不求乞故無所聚積，不聚積故則無喪失，無喪失故則不憂苦，無憂苦故則離煩惱，離煩惱故則無所著，無所著故則為漏盡。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入諸城邑持鉢乞食。何以故？是諸菩薩大悲熏心，觀諸有情多有窮苦，欲令富樂受彼供養；入城

邑時威儀齊整，心正不亂善攝諸根，徐步而行前視六肘，不顧左右如法乞食，次第而往不越貧家，稱量取食終不長受，於所得中更開一分，擬施貧乏供養福田。何以故？信施難消，為生福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但一坐食而不移動。何以故？菩薩一坐妙菩提座，魔來燒亂亦不移動，於出世定慧智法空、實際、真如、如理聖道、一切種智皆不移動。何以故？一切智法一坐得故。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但一坐食。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諸有情示現乞食。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常勤修學阿練若行。謂修梵行，於諸根中不起過失，樂多聞力，堪修正行，離我怖畏，不計著身，常行寂靜。是諸菩薩於正法中常樂出家，持三輪戒善知法相，如來所說為少、壯、老三種人戒悉能了達；不緣外境專念自心，訶毀世法讚歎出世，調伏諸根不取惡境；於阿練若居無難處，城邑乞食不遠不近，有清水盥洗便易；豐花果林無惡禽獸，巖穴寂靜空閑罕人，如是勝處而為居止；所曾聞法晝夜三時，勤加讚誦聲離高下，心不緣外專念憶持；婆羅門等來至其處，願命令坐歡喜慰問，觀其根性為說正法，令得歡喜信受修行。如是具足方便善巧遠離我心，以無我故於阿練若不生怖畏，離怖畏故樂行寂靜；菩薩如是巧方便力，示現修行阿練若行。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觀諸行，作是思惟：『一切飲食清淨香潔，身火觸之即成不淨爛壞臭處；愚夫無智愛著此身及諸飲食，若依聖智如實觀察，即生厭惡不起樂著。』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多行瞋忿便起惡業，我今當離瞋心趣道，真實思惟非徒口說。』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如是念：『若法有生即是因緣，因緣之法又從緣起，云何智者於此虛妄因緣生法而作罪愆？』菩薩身中有障善法即自除斷，若不能斷他障善法，心便生捨不起無明。

「云何名為障善之法？謂不恭敬佛、法、僧寶及清淨戒，不敬同學，老少幼小自高凌彼；趣向五欲，背捨涅槃，而起我見或有情見乃至知者見、見者見；執空起斷見，執有起常見；遠離賢聖，親近愚夫；捨持戒人，依破戒者；親附惡友，遠離善友；聞甚深法，便生毀謗；身惡威儀，語無善說，心具諂曲；煩惱所覆，貪著利養；五慢具生：一、姓貴慢，二、種族慢，三、見勝慢，四、國土慢，五、徒眾慢；見惡便助，遇善而捨；讚美女人、童稚外道，不樂修習阿練若行；不解節食，遠離師長；雖復讀誦，不知時節；見善不重，見惡不怖；如象無鉤、馬無轡勒，放逸不制憙生瞋忿；心無慈念，見苦不愍；遇疾不瞻，於死不怖；處大火聚，都不求出；應作不作，非作反作；不思而思，應思不思；非望而求，不出謂出；非路謂路，未得謂得；樂習重惡，遠離大善；毀訾大乘及大乘人，讚歎小道及學小者；多樂鬪亂，好說惡言；心無

慈悲，令他怖畏；出言龜鄙，語無一實；樂著戲論，而不能捨。如是等事名障善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習空行滅戲論法，作是思惟：『所觀境界皆悉空無，能觀之心亦復非有，無能、所觀二種差別，諸法一相，所謂無相。』如是思惟遣內外相，不見身心亦不見法，次第相續修學止觀：觀謂如實見法，止謂一心不亂。菩薩如是修觀行已即得淨戒，戒清淨故行亦清淨，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行清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護持如來無上法藏聽受正法，為護法故，不為利養；為三寶種不斷絕故，不為恭敬；為欲守護大乘行故，不為名譽；無歸依者令得歸依，無救濟者令得救濟，無安樂者令得安樂，無慧眼者令得慧眼；修小乘者示聲聞道，學中乘者示獨覺道，行大乘者示無上道，如是聽法為無上智，終不為得下劣之乘。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種種毘奈耶法，謂毘奈耶、毘奈耶行、毘奈耶甚深、毘奈耶微細、淨與不淨、有失無失、別解脫本、聲聞毘奈耶、菩薩毘奈耶。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如是等毘奈耶法皆悉善知。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一切威儀戒行，善學聲聞、獨覺、菩薩所受持戒。既修戒行，若見威儀不稱眾意，則應捨離，非處不行；若有沙門威儀戒行具足清白，即親近之；若婆羅門異學餘行，則勸捨離修毘奈耶。修習如是戒行成滿，心無巧偽嫉妬便滅，自行布施亦勸他行，讚歎布施令他修學，見他布施心生隨喜，不作是念：『施我非餘。』但應思惟：『諸有情類多有貧乏飢寒困苦，願彼得財現世安樂，聞正法故後世安樂。我應今世精勤修道，願與有情同得出離。』是名菩薩無嫉妬心，於諸有情皆得平等。若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乃至一切相智，普為有情其心無二。何以故？所修之法與有情共念為境界令速得道，於生死火自既得出，亦願有情同得出離。

「天王！譬如長者六子幼稚，並皆愛念無偏黨心。長者在外其宅火起，於意云何？爾時，長者頗有是念：『於其六子先後救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其父於子心平等故。」

「天王當知！菩薩亦爾。愚夫貪著處在六趣，生死火宅不知出離；是諸菩薩以平等心，種種方便誘化令出，皆悉安置圓寂界中。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法亦等，為護正法供養如來，種種供具供養如來，如實修行供養如來，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守護一切有情善法，隨順有情善能化導，行菩薩道行不違言，心無疲倦求無上覺。若能如是，乃得名為供養諸佛不以資財而為供養。何以故？法是佛身，若供養法即供養佛。諸佛世尊皆從如實修行而來，悉為利益安樂有情，護其善法隨順有情，若不爾者違本誓願，懶惰懈怠不能成就菩提之心。何以故？菩薩所趣無上菩提與有情共，若無有情，云何能得無

上菩提？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行正法供養如來名真供養。如是供養拔除我慢，遠離俗務刈落鬚髮，於其父母、兄弟、親戚不相關預猶如已死，形狀衣服並異於常，執持應器遊入城邑；若至親里旃荼羅家，亦摧我慢下意乞食，謂作是念：『我命屬他，由彼施食我命存濟，以是因緣能除我慢。』復作是念：『我今應取師友等意令生歡喜，昔未聞法為得聞故；若見他人瞋忿鬪諍，即應忍辱下意避之。』菩薩如是拔除我慢。」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生堅正信。何以故？多諸功德，宿世所種善根力強；善因具足，正見成就；不信外緣，內心清淨；不依餘師，心行調直；遠離諂詐，諸根聰利；具足般若波羅蜜多，離諸蓋、障，其心清淨；遠離惡友，親近善友；尋求善言不生懈怠，聞所說法知佛功德。」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唯願大慈哀愍！為說如來功德大威神相！」

佛告最勝：「天王！汝今諦聽！善思！吾當為汝說佛功德威神少分。」

最勝白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天王！如來具足無邊大慈遍照有情，有情界攝，乃至十方盡虛空界亦皆遍照不可測量。如來大悲聲聞、獨覺及諸菩薩皆所無有。何以故？不共法故，十方世界無一有情如來大悲所不能照。如來說法究竟無盡，普為十方諸有情類，經無量劫種種因緣，說諸法要亦不可盡；若有情界種種言詞一切句義難問，如來一彈指頃，一一有情各為分別無能壞者。如來所得無礙靜慮境界甚深無測量者，假使一切世界有情，皆得住於菩薩十地，多百千劫入勝等持，不能測量如來定境。如來之身量無邊際。何以故？隨所樂見，於一念頃能現無邊異類身故。如來天眼最勝清淨，一切世界一切有情色相差別，及餘物類種種不同，如來皆見，如觀掌中阿摩洛果，諸人、天眼所不能及。如來天耳最勝清淨，一切有情音聲差別，及餘物類所有音聲，一念悉聞解了其義。如來復有淨他心智，一切世界一切有情一一思惟作業受果無邊差別，佛四威儀於一念頃皆悉了知。何以故？佛常在定無散亂故。」

「天王當知！佛無失念，心不散亂，根無異緣。何以故？離煩惱習，最為清淨，寂靜無垢；有煩惱者，失念散亂，根有異緣；如來世尊無漏離垢，得一切法自在平等，常在等持及等至故。如來但住一種威儀，遊一等持乃至圓寂，諸人、天等尚不能知，況復如來經無量劫，修習無量無邊等持，而有人、天能了知者！何以故？如來功德不可度量、不可思議、不可觀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我聞如來三無數劫修行成佛，云何今說無量劫修？」

佛言：「天王！其義不爾。何以故？菩薩所趣無上菩提，無量功力乃得成辦，非不經於爾許劫數，而能證入法平等理，修至究竟乃稱成佛。」

於是最勝白言：「世尊！善哉！善哉！快說法要，善能勸發一切有情種植善根，遠離業障，欣樂佛果，修菩薩行。若有情類得聞如來功德威神，心生歡喜信受讚歎，當知不久成佛功德威神法器，況復有能受持、讀誦、書寫、供養、為他解說，彼所獲福不可思議！」

佛言：「天王！如是！如是！彼有情類如來護持，已種善根經多劫數，若於過去供養多佛，乃得聞佛功德威神。天王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心無疑惑，於七日中澡浴清淨，著新淨衣，花香供養，一心正念如前所說如來功德及大威神，爾時，如來慈悲護念，現身令見使願滿足。若有闕少花香等事，但一心念功德威神，將命終時必得見佛。」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頗有有情聞說如是如來功德及大威神，不起信心而毀謗不？」

佛言：「亦有！謂有有情聞說如是如來功德威神法門，起不善心瞋忿毀謗，於說法師生惡友想，彼後捨命必墮地獄多劫受苦。若諸有情聞說如是如來功德及大威神，歡喜信受讚歎憶念，於說法師生善友想；彼後捨命定昇人、天，展轉勝進乃至成佛。」

爾時，世尊出廣長舌相自覆面輪，次覆頭頂，次覆遍身，次覆師子座，次覆菩薩眾，次覆聲聞眾，然後乃覆釋、梵、護世、人非人等一切大眾，還收舌相告大眾言：「如來世尊有是舌相，豈當妄語？汝等大眾於我所說皆應信受，長夜獲安。」

說是法時，眾中八萬四千菩薩得無生忍，無量有情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數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法性品第六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善說諸佛微妙功德及大威神，諸佛如來因何得此微妙功德及大威神？惟願世尊分別解說！」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如來所行及所得果，甚深微妙不可思議。」

最勝白言：「佛行何法說為深妙不可思議？」

佛言：「如來法性因果甚深微妙不可思議，功德威神及所說法利樂他事亦復如是。」

最勝復言：「云何法性甚深微妙不可思議？」

佛言：「天王！如來法性在有情類蘊、界、處中，從無始來展轉相續，煩惱不染本性清淨，諸心、意、識不能緣起，餘尋伺等不能分別，邪念思惟不能緣慮，遠離邪念無明不生，是故不從十二緣起說名無相，非所作法、無生、無滅、無邊、無盡、自相常住。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知法性清淨如是，無染無著遠離垢穢，從諸煩惱超然解脫。此性即名諸佛法本，福德智慧因之而起，本性明淨不可思議。天王！我今當說譬喻，汝應諦聽！善思念之。」

王言：「世尊！唯然！願說！」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譬如無價如意寶珠，裝飾瑩治皎潔可愛，體極圓淨無有垢濁，墮在淤泥經時已久，有人拾得歡喜取之，勤加守護不令墮落；法性亦然，雖在煩惱不為所染，後復顯現。天王！諸佛悉知有情本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覆蔽不能悟入。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作是念：『我當精勤為有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除其煩惱令得悟入。一切有情本性皆淨，當起尊敬不應輕凌，應同大師如法供養。』此諸菩薩由作是念，便能生起般若大悲；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能證入不退轉地。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復作是念：『此諸煩惱無力、無能、自體虛妄、違清淨法。何以故？背一切智順生死故。清淨法性為諸法本，自性無本，虛妄煩惱皆從邪念顛倒而生。』

「天王當知！譬如四大依虛空立，虛空無依；煩惱亦爾，依於法性，法性無依。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知不起違逆，以隨順故煩惱不生。是諸菩薩觀察煩惱不生染著，謂作是念：『若自染著，云何說法令他出離？』是故菩薩斷滅著心，如實說教解有情縛。是諸菩薩復作是念：『若生死中有一煩惱能益有情，我則攝受，然無是事，故應斷滅。』是諸菩薩復作是念：『如昔諸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斷諸煩惱，我亦應爾。何以故？諸佛如來昔在因地，亦如是學成菩提故。』是諸菩薩由此二

緣，方便善巧觀知法性；如是法性無量無邊，為諸煩惱之所隱覆，隨生死流沈沒六趣，長夜輪轉隨有情故名有情性。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起厭離心除五境欲，滅諸分別修無上道，是時此性名為出離，超一切苦故名寂靜，是究竟法世所樂求，一切種智常住微妙，因此法性能得自在受法王位。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初、中、後位觀察法性，一切平等本來寂靜，不為諸法之所罣礙，猶如虛空不為色礙。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知諸佛所說，一切妙行如量修行，法性功德不可具說，無有二相過一異境，平等一相尋伺不行。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二相：我相、法相。一切異生為執所縛，不識、不見、不得法性。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通達如是法性在諸有情無二、無別。何以故？諸法真如無異相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依此法性修諸善根，來入三有饒益有情，雖現無常而非真實。何以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知真法性故，具足方便大悲願力不捨有情；二乘異生既無如是大悲願力，是故不見圓淨法性，不能如實饒益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觀真淨法性。一切聖者如實悟入，無能修者、無所修法，無能行者、無所行法，無心、無心所，無業、無異熟，無苦、無樂。如是觀者名得平等，無異遠離隨順廣大，無我、我所、無高、無下，真實無盡常住明淨。所以者何？一切聖法由此成就，因是性故顯現聖者，諸佛如來無邊功德不共之法從此性生、由是性出，一切聖者戒、定、慧品從此性生，諸佛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從此性出。是性寂靜過諸名相，性是真實遠離顛倒，性不變異故稱真如，是聖智境故名勝義，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生死非涅槃、非染非淨、離一離異、無相無名。

「天王當知！此諸菩薩復作是念：『法性離相，諸法離相無二無別。何以故？諸法離相即法性離相，法性離相即有情離相，有情離相即法界離相，法界離相即諸法離相，如是離相求不可得。法性真如、有情真如無二無別，有情真如、法性真如無二無別，法性真如、諸法真如無二無別，諸法真如、諸佛真如無二無別，法性真如、三世真如不相違逆，過去真如、未來真如不相違逆，未來真如、現在真如不相違逆，現在真如、過去真如不相違逆，三世真如即蘊、界、處真如，蘊、界、處真如即染淨真如，染淨真如即生死、涅槃真如，生死、涅槃真如即一切法真如。』

「天王當知！真如名為無異、無變、無生、無諍，自性真實，以無諍故說名真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真如不動，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是名法身。清淨不變如虛空無等等，一切三界無有一法所能及者，遍有情身無與等者；清淨離垢本來不染，自性明淨、自性不生、自性不起，在心意識非心意識，性即是空、無相、無

願；遍虛空界諸有情處一切平等，無量、無邊、不異、不別；非色、受、想、行、識，不離色、受、想、行、識，非地、水、火、風大，不離地、水、火、風大；無生，不離生；雖逆生死，不順涅槃；眼不能見，耳不能聞，鼻不能嗅，舌不能嘗，身不能覺，意不能知；不在心意識，不離心意識。

「天王當知！是名法性。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能通達此法性故修行清淨，能於三千大千世界諸瞻部洲城邑聚落示現色身；所現身者非色非相而現色相，雖非六根所行境界，而化有情常無休息，為說此身無常、無我、是苦、非淨，知諸有情有寂靜性故，為示現無量種身，方便善巧令彼受化，知一切身都無作者亦無受者如木石等，而為有情說清淨行。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法性即得自在，無有移動而起智業，遊戲神通種種示現，安住自在而能示現種種威儀，自在能趣一切相智，皆悉通達一切法性。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自在是無盡相，遍一切處無色現色，自在遍觀諸有情心見如實心性，自在憶念無邊無數劫，相續不斷自在變化，住解脫相自在漏盡，為有情故不證漏盡自在出世，是聖智境自在甚深，聲聞、獨覺不能測量，自在堅牢魔不能壞，坐菩提座成就佛法最為第一，自在隨順轉妙法輪，自在調化一切有情，自在受位得法自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通達甚深法性，得是自在，修是自在，即得一切靜慮、解脫、等持、等至，不繫三界。所以者何？遠離一切虛妄分別、煩惱繫縛、顛倒執相。若欲受生，於生自在，遠離繫縛；若欲現滅，於滅自在，隨其生處，恒攝大乘成熟佛法；能於十方推求佛法竟不可得，知一切法同一佛法非常非斷。何以故？推求此法不可得故，以如實理求不可得。此法不可說有說無，亦無名相過此境界，若離名相即是平等，若法平等即無執著，無可執著是法真實，若著真實即是虛妄，以不著故即非虛妄，無所滯著心即無礙，無礙即無障，無障即無諍，若法無諍即同虛空不繫三界。若一切處無所繫屬，是法無色、無相、無形，若法無色、無相、無形，應知是法隨彼境界而離能知亦離所知。何以故？是中無有少法可覺、少法能覺，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平等。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發起大慈、大悲、大喜、大捨，都不見我，不見有情，乃至不見知者、見者，雖行布施而無所捨，雖持淨戒而離戒相，雖修安忍而心無盡，雖修精進而離其相，雖修靜慮而無所寂，雖修般若而無所緣，雖修念住而無所取，雖修正斷而心平等，雖修神足而離戲論，雖修根、力而不分別有情諸根及離愆失，雖修覺支而無分別，雖修道支而無功用，雖修淨信而無所著，自然智慧憶念諸法平等智心，修諸妙定無分別心，觀察妙慧無止息心，修奢摩他無所見心，修毘鉢舍那無所念心，修佛隨念通達法界平等之心，修法隨念無所住心，修僧隨念本心清淨，教化有情不起分別；法界之心攝一切法，如虛空心嚴淨佛土，無所

得心得無生忍，無進退心得不退轉，遠離相心不見有相，三界平等心莊嚴菩提座，無所覺心知一切法，雖轉法輪不見說、聽，雖現涅槃而知生死本性平等。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觀法，不見能觀，不見所觀，即時能得遊戲自在。何以故？自心清淨能見一切有情淨故。天王當知！譬如虛空遍滿一切，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亦如是。」

說此法時，眾中八萬四千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三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有情遠塵離垢生淨法眼，一萬二千苾芻諸漏永盡。

爾時，佛告最勝天言：「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清淨深如大海，福德智慧不可測量，能現出世諸功德寶，有情用之乃至菩提無有竭盡，菩薩福德亦復不減；猶如大海多出眾寶，菩薩智慧甚深難入，聲聞、獨覺無能涉者，亦如大海小獸不入，菩薩智慧廣大無邊。何以故？無著、無住、無色、無相。菩薩智慧從初至後次第轉深，初菩提心、後一切智。菩薩法爾不與煩惱惡友共住，世間智慧若入菩薩智慧海中，一相、一味所謂無相，趣一切智無分別味。菩薩智慧觀一切法不見增減。何以故？通達平等深法性故。菩薩所有大慈悲力不違本願，一切聖者之所依處，為諸有情永劫說法無有窮盡。天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如是甚深法性。

「天王！菩薩善能通達世俗諦法，雖說諸色而非實有，推求此色終不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雖說地界而非實有，推求地界終不取著，水、火、風、空、識界亦復如是；雖說眼處而非實有，推求眼處終不取著，耳、鼻、舌、身、意處亦復如是；雖說色處而非實有，推求色處終不取著，聲、香、味、觸、法處亦復如是；雖復說我而非實有，推求此我終不取著，有情乃至知者見者亦復如是；雖說世間而非實有，推求世間終不取著；雖說世法而非實有，推求世法終不取著；雖說佛法而非實有，推求佛法終不取著；雖說菩提而非實有，推求菩提終不取著。

「天王當知！凡有言說名世俗諦，此非真實，若無世俗即不可說有勝義諦。是諸菩薩通達世俗諦不違勝義諦，由通達故，知一切法無生無滅、無成無壞、無此無彼，遠離語言文字戲論。

「天王當知！勝義諦者離言寂靜，聖智境界無變壞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菩薩通達勝義。」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若一切法無生無滅，自性空離，云何有佛出現世間及轉法輪？云何菩薩於無生法而見有生？」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見因緣法，知世俗諦空無所有，不見堅實，非有似有，如幻、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變行事、如尋香城，搖動不安從因緣起，是諸菩薩以妙般若觀諸法空，廣說乃至從因緣起，作是思惟：『此等諸法今見有生、有住、有滅，何因緣生？何因緣滅？』既思

惟已，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有老，老故有死及愁歎苦憂惱。是故修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十一支展轉隨滅，如身若斷命等隨滅。

「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有人塊擲師子，師子逐人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而死自滅；犬唯逐塊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知緣生法空無所有，不起我慢；生富貴家，不起豪富、尊貴二慢；生貧賤家，自知宿業不甚清淨得果下劣，心起厭離便求出家，作如是念：『如我此身雜業所得，更修淨業令自清淨，使他亦爾；自既求度亦復度他，自求出離亦解他縛。』以是因緣，便起精進遠離懈怠，障道惡法皆應斷除，助道善法皆應增長，勤修精進作是思惟：『我負重擔，應當自滅一切煩惱，度脫有情不應懈怠。』

「是諸菩薩親近師長，多聞、少聞、有智、無智、持戒、破戒俱生佛想恭敬同學，思惟：『我今依師學習，修善未滿應令滿足，煩惱未盡應斷令盡，守護善法捨離不善，具一切智憐愍世間，大悲福田煩惱寂靜。天人師者是我大師，善得勝利，一切天、人皆事法主以為大師。』是諸菩薩作是思惟：『佛說淨戒，設為身命亦不毀犯。如世尊說：隨順佛教，即供養佛、婆羅門等。種種飲食、信心施與，如法受用，不令彼人空無果報，食者、施者俱得利益。婆羅門等以沙門名，而於菩薩作福田想。』菩薩應當如理如量修行正法，即令顯現沙門功德、福田功德。菩薩如是自行化他未嘗休廢。

「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修行則能隨順一切世間，見瞋忿者生下劣心，見憍慢者起無我想，見邪曲者起正直想，見誑語者起如實言，於惡言者常說愛語，見剛強者示現柔和，見礪毒者則生慈忍，見邪法者則生大慈，見苦惱者則生大悲，見慳嫉者則行布施。此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隨順世間智故生淨佛土。何以故？持戒無缺，離諸雜穢，修平等心，於有情所具大善根，不著名利，有清淨信無所希望，勤行精進不生懈怠，修諸靜慮離散亂法，以微妙慧而習多聞，諸根無缺具足利智，常修大慈遠離瞋惱，以是因緣生淨佛土。」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如佛所說修戒等法生淨佛土，為要備修，為隨修一生淨佛土？」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有菩薩於前所說種種法中，淨修一行即備眾法，如是一行亦生淨土。何以故？一一行中具眾行故。

「是諸菩薩生淨佛土不為胎污。何以故？是諸菩薩造作佛像修營僧園，佛制多前香泥塗地燒香供養，或布妙華，或以香湯灌洗佛像，於僧園內掃灑泥塗，父母師僧慈

心供侍，同學善友及諸沙門以平等心恭敬供養，持此善根與有情共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令諸有情皆得清淨，菩薩如是即得離欲。何以故？心無取著不染朋黨，背諸境界遠離愛緣，於妙欲境心不愛染，佛所說戒如實修行，於四供養少欲喜足，趣得支身心常怖畏，恒樂寂靜遠離之法。

「如是菩薩不著俗事，即得淨命，無偽威儀欺詐語意，謂施主前終不偽現，安庠徐步視前六肘，不顧左右邪命威儀，無施主時即便縱誕；又對施主不為利養，出順彼意細語美言，無施主時語便麤鄙；見他行施心實起貪，而言不須，不得便惱；語現少欲，心多貪利。

「是諸菩薩無如是等求利之相，若見施主終不發言：『三衣弊壞，什物闕少，或須醫藥。』又對施主終不發言：『某甲施主施我此物，彼人謂我持戒、多聞、大悲心淨，雖爾讚歎我無此德，唯勤修善報施主恩。』

「是諸菩薩不對白衣自讚毀他而求名利，見施餘人不生瞋惱，終不諂曲而以取財，不詐親善害他取物，不希他辱戲弄取財。施主擬施若所讚人、或說法者、或復大眾，或未別擬，或施未決，菩薩終不入中取分。若受施財終不執著：『此是我物，此是我有。』尋當迴施諸餘沙門或婆羅門、師僧、父母及餘貧乏平等受用。若財物盡不以為憂，少日不得心無苦惱。

「是諸菩薩若受他施、若迴施他二俱清淨，行清淨故心不疲勞。何以故？是諸菩薩為利有情久處生死而不厭患，若有魔事眾苦逼切，心無退轉；若人欲行二乘之道，即為說法不憚劬勞，菩薩自修菩提分法終無厭倦。

「此諸菩薩如是精進，則能隨順佛正教行。何以故？此諸菩薩遠離放逸，心常謹慎，善自攝身不造諸惡，語、意亦爾。雖處現在恒懼未來，斷諸惡法令永不起，言必附理，常說法教非法不言，棄雜穢業修純淨行，不毀佛教，遠離煩惱不淨之法，是則護持如來正教，諸惡不善皆斷離之。

「此諸菩薩如是隨順清淨佛教，若見有情舒顏含笑遠離嗔蹙。所以者何？心離穢濁諸根清淨，離瞋恚垢內無恨結。菩薩如是，即得多聞觀察生死，能如實知貪、瞋、癡火燒然迷亂，亦如實覺有為無常，一切行苦，諸法無我，世間有情耽著戲論，又如實覺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最為寂靜，聞他說法，即能思義傳以授人，發大慈悲起堅固念，若不聞法即無思修。是故聞慧如眾字本，一切智慧因之而生。

「既得多聞則護正法。若未來世正法滅時，有諸有情樂勤修行，不值法炬，無人為說甚深法要；菩薩爾時即為宣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有情修戒、定、慧，因而讚曰：『汝善男子！能於如是正法滅時，發菩提心求無上覺，為欲利樂一切有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三世諸佛之所行處，汝若勤修大覺非遠。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與大菩提不相離故。如人種穀其苗已秀，當知是人獲果不久，菩薩亦爾，求大菩提得聞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去佛決定非遠。善男子等！若有捨離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更依餘經求無上覺，若能證得，必無是處。譬如王子捨其父王，更就餘人求為太子，決不可得；菩薩亦爾，求一切智必因般若波羅蜜多，若依餘經定不能得。譬如犢子若欲須乳必依其母，若就餘牛則不可得；菩薩亦爾，求大菩提要依般若波羅蜜多，若依餘法必不能證。』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親近般若波羅蜜多為法王子，相好嚴身諸根無缺，行佛行處，覺佛所覺，救護一切苦惱有情，善能通達佛所說教，常修梵行遠離染濁，守護諸佛一切智城，是諸菩薩為法王子，釋、梵、護世皆共尊重。何以故？行菩薩道已得不退，一切惡魔不能傾動，安住佛法，通達一切空平等理，不信外緣。如是安住佛法智慧，不與聲聞、獨覺等共，超過世間住無生忍。

「是諸菩薩能如實知一切有情貪、瞋、癡品上、中、下異，亦如實知善及堅固心品差別。如實知己，各各為說諸對治門，如是善能化有情類。是諸菩薩，若有有情應見佛身而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見菩薩身而得度者，現菩薩身而為說法；見獨覺身而得度者，現獨覺身而為說法；見聲聞身而得度者，現聲聞身而為說法；若見釋、梵、婆羅門、刹帝利、長者、居士等身而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化諸有情令得度脫。

「是諸菩薩心性慈和正直軟善，無諸諂曲嫉妬垢穢，心常清淨離龜惡語，多行忍辱親狎有情。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在處安樂。所以者何？具足正見及清淨見、清淨之行，所行境界與心相應，若心相違惡不善法境界，穢處斯則不行。

「是諸菩薩見同學人深心歡喜，若財若法皆共受用，唯行佛道，唯佛為師。菩薩如是在處安樂，具諸攝法而攝有情，以利益施，若安樂施、若無盡施攝諸有情，以利益語，若有義語、若如法語、若不異語攝諸有情，以財利益平等，若身利益平等、若命利益平等、若資具利益平等攝諸有情。

「天王當知！利益施者即是法施，安樂施者即是財施，無盡施者即示正道；利益語者令生善法，有義語者令見正理，如法語者隨順佛教，不異語者說如實法；財利益平等者謂可飲食及衣服等，身利益平等者如以攝衛利益己身令他亦爾，命利益平等者謂諸珍寶名為外命，資具利益平等者謂象馬等一切淨財。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自行與他皆悉同等。

「是諸菩薩受生端正，常能修習寂靜威儀、不偽威儀、清淨威儀，眾所樂見內外溫善，觀者無厭能悅人意，一切有情咸所愛重，其有見者皆發善心，瞋忿者見心則和解。此諸菩薩如是端正堪為依止，等護有情令煩惱滅，能引有情出離生死，無邊曠野能度有情，世間險難無眷屬者為作親友，煩惱病者為作良醫，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明有情為作法炬。

「如是菩薩為諸有情作所依止，善療眾病如藥樹王。如有樹王名為善見，根莖枝葉及諸花果色、香、味、觸皆能療病；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從初發心乃至究竟，常為

有情療煩惱疾。菩薩多有福德智慧，諸有見聞眾病皆愈。

「是諸菩薩功德相應，隨力所堪供養三寶，有疾病者皆施醫藥，若見飢渴即施飲食，若寒凍者即施衣服，親教軌範盡心承事，同學法人合掌恭敬，造僧住處給施園田，隨有資財時時施與，所有僕隸如法料理，聞有名德、梵志、沙門、修正行者時時諮觀。

「此諸菩薩能生眾善，有巧方便化度有情，住此佛土身不動搖，而遊無邊諸佛世界佛、菩薩所諮受正法，或現供養無量如來，或現修習助菩提分，或現供養初成佛者，或現自身成等正覺，或現為眾轉妙法輪，或現涅槃作大饒益，或應度者為現化身，皆令得見獲得利樂；雖作如是種種佛事，而不作意亦無分別。」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此諸菩薩作種種化無分別心？」

佛言：「天王！譬如日月雖照一切而不分別：『我發光明能有所照。』然有情類自業勢力，感得日月晝夜巡照；此諸菩薩亦復如是，雖現化身而無分別。何以故？有情各有宿世善業，菩薩昔發度有情願，由此願力，隨彼所念即現化身，故無分別。此諸菩薩方便善巧，能作如是化有情事，速趣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此諸菩薩布施圓滿，持戒清淨無穿缺雜，戒品清淨過諸聲聞及獨覺等，具足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巧便、妙願、力、智及諸如來不共功德，超諸聲聞、獨覺地故。

「天王當知！菩薩初地乃至十地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行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說是法時，二萬天子遠塵離垢生淨法眼，三萬菩薩得無生忍，八萬四千諸天及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無量百千諸健達縛及緊捺洛遠鷲峯山歡喜合掌讚歎如來，無量百千諸藥叉眾遠鷲峯山歡喜合掌雨眾妙華而供養佛。

十方無量殑伽沙等諸佛世界，各有無量菩薩來集讚歎：「如來世尊善為諸菩薩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是般若波羅蜜多，得有人天四向、四果，及有獨覺道與菩提，亦有菩薩十地、十度，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不共法、一切相智、一切智等無邊佛法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如世間事皆依虛空，虛空無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法本，而自無依。願令我等於當來世，為諸菩薩摩訶薩等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如今世尊所說無異。」作是語已，持諸香花奉散如來及諸眾會。

時，有無量鷲峯山中舊住天神及餘集者，空中讚曰：「希有！世尊！我等憶念無量諸佛已曾於此鷲峯山中，為諸大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如今無異。」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空中天神寧有智慧知佛境界久近差別，言無量佛已曾於此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天王！此天神眾皆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是故能知過去佛境久近差別。天王！我昔為菩薩時，亦曾生彼天神趣中，見無量佛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眾

會宣說妙法乃至涅槃，我常敬禮合掌讚歎。何以故？彼天神趣壽量長遠，見聞往昔無邊事故。」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光德，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諸佛菩薩應居淨土，云何世尊出現於此穢惡充滿堪忍世界？」

佛告光德：「天子當知！諸佛如來所居之處，皆無雜穢即是淨土。」

於是如來以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琉璃所成，無諸山陵、堆阜、荊棘，處處皆有寶聚、香花、軟草、泉池、八功德水、七寶階陛、花果草木，咸說：「菩薩不退法輪無諸異生、聲聞、獨覺。雖有菩薩從十方來，不聞餘聲，唯常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處處蓮華如車輪量，青紅赤白眾寶莊嚴；諸花臺中皆有菩薩結跏趺坐思惟大乘，見此如來處大集會為菩薩眾說甚深法，無量百千釋、梵、護世供養、讚歎、恭敬圍遶。

爾時，光德見斯事已踊躍歡喜，讚歎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來所說真實不虛，諸佛如來所居之處，皆無雜穢即是淨土。如佛所說其義無二，有情薄福見淨為穢。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甚為希有！況能書寫、受持、讀誦、為他演說！」

佛告光德：「天子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無量大劫以無礙心，施諸有情種種財物。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清淨信書寫此經，轉施他人受持、讀誦，所獲功德甚多於前。何以故？財施有竭，法施無窮。何以故？財施但能得世間果，人、天樂果曾得還失，今雖暫得而後必退；若以法施得未曾得，所謂涅槃，定無退義。

「設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十善業道。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淨信心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他演說，功德勝彼無量無邊。何以故？一切善法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設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證得四向、四果、獨覺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淨信心受持、讀誦、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前無量無數。何以故？聲聞、獨覺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諸菩薩法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出現，因此般若波羅蜜多有佛出世；是故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當知即是妙菩提座，亦是如來轉法輪處。善男子等！應念此處常有如來、應、正等覺。何以故？一切諸佛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若人供養如來形像所獲功德，不如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三世諸佛皆因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有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平等品第七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世尊說法性平等，何謂平等？等何法故名為平等？」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等觀諸法自性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平等；一切煩惱虛妄分別自性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平等；名相分別自性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平等；滅諸顛倒不起攀緣，故名平等；能緣心滅，無明、有、愛即俱寂靜，癡愛滅故不復執著我及我所，故名平等；我、我所執永滅除故名色寂靜，故名平等；名色滅故邊見不生，故名平等；斷常滅故身見寂靜，故名平等。天王當知！能執、所執一切煩惱障善法者依身見生，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滅身見，一切隨眠及諸煩惱皆永寂靜，作願亦息。譬如大樹拔除根株，枝、條、葉等無不枯死；如人無首，命根等絕。隨眠煩惱亦復如是，若斷身見餘皆永滅。若人能觀諸法無我，能執、所執皆永寂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云何我見起障真理？」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於五取蘊妄謂有我即起我見，真實之法自性平等，無能、所執，我見相違是故為障。天王當知！如是我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都無所住名為寂靜，即是平等；遠離我見，通達平等，名真實空；觀察此空、無相、無願自性寂靜、不生不滅、不取不著，遠離我見，故名平等。天王當知！所言我者無來無去、無有真實、虛妄分別，法從妄生亦是虛妄。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觀如是法遠離虛妄，是故名為寂靜平等。」

「天王當知！能執、所執名為熾然，離名寂靜；諸煩惱障名為熾然，離名寂靜。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如實知能執、所執諸煩惱滅為增善法，斷能、所執及諸煩惱，不見可生，不見可滅，故名平等；修一切種波羅蜜多遠離魔障，不見可修，不見可離，故名平等。菩薩常緣菩提分法，不起聲聞、獨覺作意，於菩提分聲聞、獨覺不見異相，故名平等；緣一切智，心不休息常修空行，由大悲力不捨有情，故名平等。」

「天王當知！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切法心緣自在；心緣無相而修菩提，不見無相及菩提異，故名平等；心緣無願不捨三界，不見無願及三界異，故名平等；觀身不淨，心住清淨；觀行無常，心緣生死而不厭捨；觀有情苦，住涅槃樂；觀法無我，於有情類起大悲心，常為有情說不淨藥，不見貪病；常說大慈，不見瞋病；常說緣起，不見癡病；為等病者說無常藥，不見等病及無常異。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切法心緣自在；緣離貪法，為化聲聞；緣離瞋法，為

化獨覺；緣離癡法，為化菩薩；緣一切色，願得如來清淨妙色無所得故；緣一切聲，為得諸佛微妙音聲無所得故；緣一切香，願得諸佛清淨戒香無所得故；緣一切味，願得如來味中第一大士夫相無所得故；緣一切觸，願得如來柔軟手掌無所得故；緣一切法，願得如來寂靜之心無所得故；緣諸布施，為得成就佛相好身；緣諸淨戒，為得圓滿嚴淨佛土；緣諸安忍，願得諸佛大梵音聲及得諸佛淨光明身；緣諸精進，為度有情常無間斷；緣諸靜慮，為欲成就廣大神通；緣諸般若，為斷一切妄見煩惱；緣諸大慈平等無礙，為諸有情皆得安樂；緣諸大悲，為護正法救拔有情生死大苦；緣諸大喜，為得說法無礙自在悅樂有情；緣諸大捨，為不執見有情煩惱、結、縛、隨眠。

「天王當知！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見二事名平等行；緣四攝法，為化有情；緣慳嫉過，為捨資財修行布施；緣破戒失，為住淨戒；緣瞋忿失，為得安忍；緣懈怠失，為成如來大精進力；緣散亂失，為得如來寂靜勝定；緣惡慧失，為成如來無礙智慧；緣二乘法，為欲成就無上大乘；緣諸惡趣，為欲濟拔一切有情；緣諸善趣，為欲令知諸人、天果皆當敗壞；緣諸有情，為令了達都無堅實唯有虛妄；緣佛隨念，為得成就助道勝定；緣法隨念，為得通達諸法祕藏；緣僧隨念，為和合眾心無退轉；緣捨隨念，為無愛著；緣戒隨念，為得淨戒；緣天隨念，為成菩提諸天讚歎；緣自身相，為得佛身；緣自語相，為得佛語；緣自意相，為得諸佛平等之心；緣有為法，為成佛智，緣無為法，為得寂靜。

「天王當知！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有一心一行空過而不迴向一切智者。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遍緣法而能不著，是故名為：方便善巧觀一切法，無不趣向大菩提者。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出諸物，無不皆為有情受用；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緣境界，無不饒益趣向菩提。譬如眾色無有不因四大種者；如是菩薩所緣境界，無有一法不趣菩提。何以故？菩薩修行皆因外緣而得成立，謂諸菩薩因慳嫉者，成就布施波羅蜜多；因背恩者，成就淨戒波羅蜜多；因惡性者，成就安忍波羅蜜多；因懈怠者，成就精進波羅蜜多；因散亂者，成就靜慮波羅蜜多；因愚癡者，成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損惱菩薩，菩薩因彼伏斷瞋恚。

「菩薩若見修行善法向菩提者，生己子心。如是菩薩讚不生喜，毀不生瞋；見無樂者，起大慈心；見有苦者，起大悲心；見有樂者，起大喜心；見無苦者，起大捨心；因難化者，發奢摩他；因易化者，發毘鉢舍那；因信行者，起知恩智；若見有情外惡緣勝、外善緣劣，則勤守護；若見因力有強勝者，種種方便令受教法；若見智慧開悟有情，則為宣說甚深法要；若見有情廣說乃悟，則為次第宣說諸法；若諸有情執著文字，為說句義令得開曉；若已學止，為說妙觀；若已學觀，為說寂止；若執持戒，為說地獄；持戒無執，則不說之；若執聞慧，為說思修；若執等持，為說般若；若有愛樂阿練若者，即為彼說心遠離法；若有樂聞佛功德者，即為彼說無上聖智；為貪

欲者，說不淨法；為瞋恚者，說慈悲法；為愚癡者，說緣起法；為等分者，說種種法，或說不淨，或說慈悲，或說緣起；已調伏者，為說淨戒、勝定、妙慧；應入佛乘而受化者，為次第說波羅蜜多；應以抑挫而受化者，先折其詞後為說法；應種種言而受化者，即為彼說因緣、譬喻令得開解；應以深法而受化者，為說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我、無法；著諸見者，為說法空；多尋伺者，為說無相；著有為者，為說無願；著諸蘊者，為說如幻；著諸界者，為說無性；著諸處者，為說如夢；著欲界者，為說熾然；著色界者，為說行苦；著無色界者，為說諸行無常；難化有情，為讚聖種；易化有情，為說靜慮及無量心；若聞生天而受化者，為說快樂；因聲聞法而受化者，為說聖諦；因獨覺法而受化者，為說緣起；因菩薩法而受化者，為說淨心大慈悲法；修行菩薩，為說福慧；不退菩薩，為說淨土；一生所繫菩薩，為說嚴菩提座；應以佛說而受化者，為其相續次第而說。

「天王當知！如是菩薩修行清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得諸自在，說法利益無有空過。」

說是菩薩自在法時，三萬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五千菩薩得無生忍。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諸佛法爾現微笑時，種種色光從面門出，青黃赤白紫頗胝迦普照十方無邊世界，現希有事還至佛所，右邊三匝入佛頂中。

時，舍利子覩斯瑞相，心懷猶豫，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現此瑞相？」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此最勝天已曾過去無量無數無邊大劫，於諸佛所修行一切波羅蜜多，為諸菩薩守護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因緣，今得值我詔受般若波羅蜜多；於未來世復經無量無數大劫，修習無上菩提資糧，然後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十號具足，佛名功德莊嚴，土名最極嚴淨，劫名清淨。

「其土豐樂人眾熾盛，純菩薩僧無聲聞眾。彼土大地七寶合成，眾寶莊嚴平坦如掌，香花、軟草而嚴飾之，無諸山陵、堆阜、荊棘，幢幡、花蓋種種莊嚴。有大都城名為難伏，七寶羅網彌覆其上，金繩交絡角懸金鈴，晝夜六時空天奏樂，及散種種天妙香花。其土人眾歡娛受樂，勝妙超彼他化天宮；人、天往來不相隔礙，無三惡趣及二乘名。彼土有情唯求佛智，其佛恒為諸大菩薩宣說種種清淨法要；無量無邊菩薩眷屬無邪見執、破戒、邪命，亦無盲聾、瘡痍、背偻及根缺等諸醜惡事，二十八相莊嚴其身。彼土如來壽八小劫，諸人、天眾無中天者。佛有如是無量功德，若欲說法先放光明，諸菩薩眾遇斯光已，即知世尊將欲說法，我等今者宜應往聽。時，天為佛敷師子座，其量高廣百踰繕那，種種莊嚴無量供養。世尊昇座為眾說法，彼諸菩薩聰明利根，一聞領悟離我、我所，資具、飲食應念即至。」

佛說最勝受記法時，五萬天人深心歡喜，俱發無上正等覺心，皆願未來生彼佛土。

爾時，最勝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上昇虛空七多羅樹。時，三千界六種變動，諸天伎樂不鼓自鳴，散眾天花以供養佛及大菩薩、最勝天王。時，彼天王從空而下，禮佛雙足退坐一面。

第六分現相品第八

時，舍利子問最勝言：「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法性，爾時即應坐菩提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何緣先現苦行六年、降伏天魔，後成正覺？」

最勝答曰：「大德當知！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法性，實無苦行，為伏外道故示現之，而彼天魔是欲界主，稟性調善實不應壞，為化有情故示降伏。

「謂諸外道自稱能修苦行第一，是故菩薩示現能修過彼苦行，謂諸有情或見菩薩屈一膝立；或見菩薩舉兩手立；或見菩薩視日而立；或見菩薩五熱炙身；或見菩薩倒懸其身；或見菩薩臥於棘刺，或臥牛糞，或坐於石，或復臥地，或臥其板，或臥杵上，或臥灰土；或見菩薩唯著板衣，或著芒衣，或著草衣，或著樹皮，或著茅衣，或復露形，或面向日隨日而轉；或見菩薩唯食稗子，或復食麥，或食草根，或食樹葉，或花或果，或食薯蕷、或芋、或藕、或豆、或穀、或麻、或米，或六日一食，或飲水度日，或於一日食一滴酥、或一滴蜜、或一滴乳，或無所食，或恒熟眠。現如是等種種苦行，經於六年一無虧失；然實菩薩無斯苦行，應度有情而自見有菩薩如是現苦行。時，有六十那庾多諸天人眾，因見此事安住三乘；復有天人宿善根力深樂大乘，則見菩薩坐七寶臺，身心不動舒顏含笑入勝等持，時經六年方從定起；有天人眾深樂大乘欲聽聞者，則見菩薩端坐說法經於六年。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降天魔，伏諸外道，大悲化度一切有情，既經六年從定而起，隨順世法詣無垢河，洗浴出已於河邊立。有牧牛女搆百乳牛以飲一牛，搆此牛乳用作乳糜奉獻菩薩。復有六億天、龍、藥叉、健達縛等，各持種種香美飲食而來奉獻，咸作是言：『大士！正士！惟願受我飲食供養。』菩薩愍之皆悉為受。時，牧牛女、天、龍、藥叉、健達縛等互不相見，各見菩薩獨受其供。時，有無量諸天、人等，因見受供咸得悟道，是故菩薩為示現之。菩薩爾時實不洗浴，亦不受彼人、天等供。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行詣菩提座。時，有地居天名曰妙地，與天神眾周遍掃飾，灑以香水，散以妙花。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領自天眾，雨天妙花供養菩薩。天主帝釋、時分天王領自天眾，住虛空中奏天樂音讚歎菩薩。喜足天王領自天眾，持七寶網彌覆世界，其網四角懸紫金鈴，皆雨眾寶供養菩薩。善化天王領自天眾，持紫金網彌覆世界，作諸天樂雨種種花供養菩薩。自

在天王領自天眾，諸龍、藥叉、健達縛等，各持種種上妙供具供養菩薩。

「堪忍界主大梵天王既見菩薩詣菩提座，即告一切梵天眾言：『汝等當知！今此菩薩堅固甲冑而自莊嚴，不違本誓心無厭怠，諸菩薩行皆已滿足，通達無量化有情法，諸菩薩地皆得自在，於諸有情其心清淨，善知一切根性差別，通達如來甚深祕藏，超覺一切魔之事業，集諸善本不待外緣，一切如來共所護念，普為含識開解脫門，大將導師摧魔軍敵，於大千界獨稱勇猛，善施法藥為大醫王，解脫灌頂受法王位，放智慧光普照一切，八法不染譬如蓮花，諸總持門無不通達，深廣難測猶若大海，安固不動如妙高山，智慧清淨無諸垢濁，內外皎潔如末尼珠，於諸法相皆得自在，梵行清白已到究竟。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度有情詣菩提座，結跏趺坐降伏魔怨，為成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無量無邊諸佛功德轉大法輪作師子吼，以法普施一切有情，各隨所宜皆令滿足，為諸有情法眼清淨，以無上法降伏外道，欲示諸佛本願成就，於一切法而得自在。汝等可往供養菩薩。』

』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行詣菩提座。時，於雙足下千輻輪相各放無量微妙光明，普照地獄、傍生、鬼界，其中有情遇斯光者，即皆離苦身心安樂。時，龍宮內有大龍王名迦履迦，遇斯光已生大歡喜，告諸龍言：『此妙光明來照我等，令我等輩身心安樂。我於往昔曾見此光，時有如來出興于世，今既有此微妙光明，定知世間有佛出現，宜共嚴辦種種香花、眾妙、珍財、幢幡、花蓋，作諸伎樂往詣供養。』於是龍王將諸眷屬齎持供具，普興大雲降灑香雨，往詣菩薩作諸伎樂施設供養，右邊菩薩而讚歎言：『微妙光明普令歡樂，決定最勝佛出無疑；種種奇珍莊嚴大地，所生草木悉變成寶，江河皆靜無風浪聲，准此定知佛出於世；釋、梵、日、月光明不現，惡趣清淨，佛出無疑。譬如有人少失父母，年既長大忽然還得，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一切世間覩佛出現，各共歡喜亦復如是。我等過去曾供養諸佛，今值法王人中師子，是則我等生不空過。』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菩提樹下受草敷座，右邊七匝正念端坐。下劣有情見如是相諸大菩薩，見有八萬四千天子各別敷一大師子座。諸師子座眾寶合成，七寶羅網彌覆其上，各於四角懸妙金鈴，幢幡、繒蓋處處羅列。菩薩遍此八萬四千師子座上俱各安坐，而諸天子互不相見，各謂：『菩薩獨坐我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以是因緣深生歡喜，於無上覺皆得不退。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眉間毫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諸魔宮殿皆失威光。時，諸魔王咸作是念：『以何緣故，有此光明映蔽我等威光宮殿，詎非菩薩坐菩提座將證無上正等菩提？』念已共觀，方見菩薩菩提樹下坐金剛座。見已驚怖召集魔軍，無量百千種種形貌，持種種伎、種種幢幡，出種種聲，能令聞者竅穴毛孔普皆流血。菩薩爾時以大悲力，令魔軍眾不能出聲，是名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憶念過去無量億劫，精進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慈、悲、喜、捨、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寂止、妙觀、三明、八解皆悉圓滿。念已即申金色右手，自摩其頂乃至遍身，作如是言：『我欲濟拔有情眾苦而起大悲。』時，諸魔王及彼眷屬，聞菩薩語即皆顛仆。菩薩爾時以大悲力，令諸魔眾聞空中聲：『汝可歸依能施無畏救護一切淨戒大仙。』魔及眷屬聞此聲已，猶伏在地作如是言：『唯願大仙救濟我命。』是時，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放大光明，其有遇者皆離怖畏；魔及眷屬覩斯神變，恐怖、歡喜二事交懷。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令諸有情所見各別，謂：或有見如是降魔，或有有情不見斯事；或見菩薩但居草座；或見菩薩處師子臺；或見菩薩在地而坐；或見空中坐師子座。見菩提樹其相亦別，謂或見是[椀-廷+(率-山+田)]鉢羅樹；或有見是天圓彩樹；或見此樹眾寶合成；或見此樹高七多羅；或見此樹八萬四千踰繕那量，有師子座四萬二千踰繕那量，在此樹下菩薩坐之；或見菩薩遊戲空中；或見坐於菩提樹下。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種種神通變化度諸有情。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坐菩提座，十方各如殑伽沙界無量、無數、無邊菩薩皆悉來集，住虛空中發種種聲安慰菩薩，令身安樂心生歡喜：『善哉！大士！勇猛精進，速疾成辦廣大吉祥，心如金剛勿生怖懼，神通遊戲利樂有情，能一剎那證一切智。』如是菩薩處菩提座，魔來擾亂都不生瞋，一剎那心方便善巧能與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相應，已至究竟通達一切所知見覺。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坐菩提座，十方各如殑伽沙界所有諸佛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大士！乃能通達自然智、無礙智、平等智、無師智，大悲莊嚴。』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作如是種種示現。諸有情類或見菩薩今得菩提，或見菩薩久已成佛，或有但見一世界中四大天王各奉獻鉢，或復有見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四大天王各奉獻鉢，爾時菩薩為有情故，總受眾鉢重疊掌中，以手按之令合成一；諸四天王各不相見，皆謂世尊獨受我鉢。爾時，便有六萬天子乘宿願力先來獻供，彼於過去作是願言：『若此菩薩當成佛時，願受我等最初供養。』說是法時，三萬菩薩得無生忍，復有三萬六千菩薩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八萬人、天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大德當知！爾時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將欲示現轉大法輪。堪忍界主、持髻梵王應時便與六十八萬諸梵天眾，來至佛所頂禮雙足，合掌恭敬右邊七匝，而三請言：『惟願大悲哀愍我等轉大法輪！唯願大悲哀愍我等轉大法輪！唯願大悲

哀愍我等轉大法輪！」既三請已，即便化作大師子座，其座高廣四萬二千踰繕那量，種種莊嚴堅固安隱。時，十方界各有無量天主帝釋，皆為如來敷師子座，量及莊嚴亦復如是。

「菩薩爾時現神通力，令彼諸天各見菩薩坐其座上而轉法輪。菩薩既坐此師子座，入無邊境三摩地門，放大光明照十方面各如菟伽沙等世界。復令彼界六種變動，其中有情眾苦暫息身心安樂，亦暫遠離貪、瞋、癡等惡不善法，慈心相向猶如母子。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靡有間隙如一毛孔，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充滿其中。若諸有情應聞苦法而受化者聞佛說苦，應聞無我、寂靜、遠離、無常、空法而受化者亦復如是；應聞如幻而受化者聞說如幻，應聞如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尋香城法而受化者亦復如是；應聞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受化者聞佛說空、無相、無願。時，有情類或聞如來說一切法從因緣生，或聞說蘊，或聞說界，或聞說處，或聞說苦，或聞說集，或聞說滅，或聞說道，或有聞說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或有聞說寂止、妙觀，或有聞說諸聲聞法，或有聞說諸獨覺法，或有聞說諸菩薩法。

「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種種轉法輪相，隨諸有情根性差別，各得利樂深心歡喜。」

時，舍利子謂最勝言：「天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有境界極為甚深，難思、難議、難知、難入。」

最勝報言：「大德！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功德勝事無量無邊。我今所說百分、千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不得其一，唯有如來乃能盡說。我今所說彼少分者，皆承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諸佛境界不可思議，一生所繫諸菩薩眾說其功德尚不能盡，況餘菩薩！」

「大德當知！諸佛境界寂靜離說，無分別智及後所得之所能了。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欲得證入諸佛境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究竟通達健行三摩地、如幻三摩地、金剛喻三摩地、金剛輪三摩地、無動慧三摩地、遍通達三摩地、不緣境界三摩地、師子自在三摩地、三摩地王三摩地、功德莊嚴三摩地、寂靜慧三摩地、普超越三摩地、無染著三摩地、慧莊嚴王三摩地、無等等三摩地、等覺三摩地、正覺三摩地、悅意三摩地、歡喜三摩地、清淨三摩地、火焰三摩地、光明三摩地、難勝三摩地、常現前三摩地、不合和三摩地、無生三摩地、通達三摩地、最勝三摩地、超過魔境三摩地、一切智慧三摩地、幢相三摩地、大悲三摩地、安樂三摩地、愛念三摩地及不見法三摩地等。

「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能究竟通達此等無量無邊菟伽沙數三摩地門，乃能證入諸佛境界，其心安隱無所怖畏，如師子王不畏禽獸。何以故？若菩薩摩訶薩修如是等諸三摩地，凡有所行皆無怖畏，不見其前有一怨敵

。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心無所緣亦無所住。譬如有人生無色界，八萬大劫唯有一識，無有住處亦無所緣；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心無所緣亦無所住。何以故？是諸菩薩心不行無行處，心不想無想處，心不緣無緣處，心不著無著處，心不亂無亂處，心無高下，心無違順、無憂、無喜、無分別、離分別、離奢摩他、毘鉢舍那，心不隨智，心不自住亦不住他，不依眼住，不依耳、鼻、舌、身、意住，不依色住，不依聲、香、味、觸、法住，心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兩間；心不緣法亦不緣智，不住三世，不住離三世。

「大德當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取一法，而於諸法智見無礙心行淨故，見一切法皆悉無垢，不取見相，見無分別，離諸戲論。

「大德當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與一切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相應非不相應，亦復不與一切天耳、他心、宿住、神境、漏盡諸智相應非不相應。

「大德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與一切法皆非相應非不相應。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切法得平等智，能觀一切有情心行，一切染淨皆如實知，於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無量無邊諸佛功德皆不失念。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功用心達一切法，無心意識常在寂定，不起寂定教化有情，施作佛事常不休息，於諸佛法得無礙智心無染著。譬如化佛化作如來，所化如來無心、意、識，無身、無身業，無語、無語業，無意、無意業，而能施作一切佛事饒益有情。何以故？佛神力故。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之所化作無身、無身業，無語、無語業，無意、無意業，無功用心常作佛事饒益有情。何以故？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諸法皆如幻等心無分別，而諸有情恒聞說法。

「大德當知！是諸菩薩所有智慧，不住有為，不住無為，不住諸蘊及諸界、處，不住內外及兩中間，不住善惡及世、出世，不住染淨、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不住三世及離三世，不住虛空擇非擇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常如是心無所住，而能通達諸法性相，以無礙智無功用心，為諸有情宣說諸法常在寂靜，而教化事無有休息。是諸菩薩宿願力強，無功用心為他說法。是諸菩薩由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無怖畏。何以故？執金剛神若行、若立、若坐、若臥恒常隨逐而守衛故。

「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無惑、無疑，當知已得受菩提記。何以故？信受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近佛境界，以此一心即能通達一切佛法。達佛法故利樂有情，不見有情與佛法異。何以故？有情、佛法理無二故。」

第六分無所得品第九

爾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為善思，問最勝曰：「佛授天王菩提記耶？」

最勝答曰：「我雖受記而猶夢等。」

爾時，善思復問最勝：「天王受記為何所得？」

最勝答言：「我雖受記而無所得。」

善思復言：「無所得者不得何法？」

最勝報言：「無所得者謂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見者，不得諸蘊及諸界、處，若善非善、若雜染若清淨、若有漏若無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為若無為、若生死若涅槃，於如是等皆無所得。」

善思又問：「若無所得用受記為？」

最勝答言：「以無所得故得受記。」

善思復問：「若如天王所說義者，便有二智：一、無所得。二、得受記。」

最勝答言：「若有二者則無受記。所以者何？佛智無二，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薩記。」

善思又言：「若智不二，云何而有授記、受記？」

最勝答言：「授記、受記其際無二。」

善思復言：「無二際者云何有記？」

最勝答言：「達無二際即為有記。」

善思復問：「天王今者住何際中而得受記？」

最勝答言：「我住我際、住有情際乃至知者、見者際中而得受記。」

善思復問：「此我際等當於何求？」

最勝答言：「當於諸佛解脫際求。」

善思又問：「佛解脫際復於何求？」

最勝答曰：「當於無明有愛際求。」

善思又問：「無明有愛復於何求？」

最勝答曰：「當於畢竟不生際求。」

善思又問：「此不生際復於何求？」

最勝答曰：「此際當於無知際求。」

善思又問：「無知際者即無所知，云何此際當於彼求？」

最勝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以無知故於彼際求。」
善思又問：「此際離言云何可求？」
最勝答曰：「以語言斷是故可求。」
善思又問：「此語言云何斷？」
最勝答曰：「諸法依義不依語故。」
善思又問：「云何依義？」
最勝答曰：「不見義相。」
善思又問：「云何不見？」
最勝答曰：「不起分別：『義是所依，我為能依。』無此二事故名不見。」
善思又問：「若不見義，此何所求？」
最勝答曰：「無見無取故名為求。」
善思又問：「法可求者即為有求？」
最勝答曰：「是義不然，夫求法者實無所求。何以故？若實可求即為非法。」
善思又問：「何者是法？」
最勝答曰：「法無文字亦離語言。」
善思又問：「離文言中何者是法？」
最勝答曰：「性離文言心行處滅，是名為法。一切法性皆不可說，其不可說亦不可說，若有所說即是虛妄，虛妄法中都無實法。」
善思又問：「諸佛菩薩常有言說皆虛妄耶？」
最勝答曰：「諸佛菩薩從始至終不說一字，云何虛妄？」
善思又問：「若有所說當有何咎？」
最勝答曰：「有語言咎。」
善思又問：「語言何咎？」
最勝答曰：「有思議咎。」
善思又問：「何法無咎？」
最勝答曰：「有說、無說，不見二相是則無咎。」
善思又問：「咎何為本？」
最勝答曰：「能執為本。」
善思又問：「執何為本？」
最勝答曰：「著心為本。」
善思又問：「著何為本？」
最勝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善思又問：「虛妄分別以何為本？」

最勝答曰：「攀緣為本。」

善思又問：「何所攀緣？」

最勝答曰：「攀緣色、聲、香、味、觸、法。」

善思又問：「云何無緣？」

最勝答曰：「若離愛取則無所緣，以是義故，如來常說諸法平等不可攀緣。」

說此法時，五千苾芻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復有一萬二千菩薩得無生忍，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最勝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即能發心，皆悉成就得不退轉，行常勝進而無退墮？」

佛言：「天王！諦聽！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

最勝白言：「善哉！大聖！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純淨意發菩提心，正信具足親近賢聖，樂聞正法遠離嫉慳，常修寂靜好行惠施，心無限礙離諸穢濁，正信業果心不猶豫，如實了知黑白業果，設為身命終不作惡；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遠離十惡業道，心常繫念十善業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若見沙門、婆羅門等正行精進、戒品清潔、多聞解義，常起正念心性調柔，寂靜無亂恒為愛語，勤修諸善遠離眾惡，於自不高於他不蔑，離龜惡語遠無義言，不捨念住其心調直，能斷暴流善拔毒箭，於諸重擔悉能棄捨，超出無暇越度後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見此菩薩則應親附依為善友。

「時，此菩薩方便善巧，隨其所宜而為說法：『汝等當知！能行施者當得富樂，受持淨戒尊貴生天，聽聞正法獲大智慧。』復告之言：『此是布施，此布施果；此是慳悋，此慳悋果；此是淨戒，此淨戒果；此是犯戒，此犯戒果；此是安忍，此安忍果；此是忿恚，此忿恚果；此是精進，此精進果；此是懈怠，此懈怠果；此是靜慮，此靜慮果；此是散亂，此散亂果；此是妙慧，此妙慧果；此是愚癡，此愚癡果；此身善業，此身善業果；此身惡業，此身惡業果；此語善業，此語善業果；此語惡業，此語惡業果；此意善業，此意善業果；此意惡業，此意惡業果；此法應作，此法不應作；若如是修感長夜樂，不如是修獲長夜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親近善友得聞如是次第說法。

「時，此菩薩知是法器，則為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我、有情廣說乃至知者、見者。』復為宣說甚深緣起，謂：『因此法有彼法生，此法滅時彼法隨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歎苦憂惱

；若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愁歎苦憂惱滅。』

「時，此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復作是說：『真實理中無有一法可生可滅。何以故？世間諸法皆因緣生，無我、有情、作者、受者，因緣和合說諸法生，因緣離散說諸法滅，無一實法受生滅者。虛妄分別於三界中但有假名，隨業煩惱受果異熟，若以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則一切法無生無滅、無作無受。若法無作是亦無行，則於諸法心無所著，謂：不著色、受、想、行、識，不著眼處乃至意處，不著色處乃至法處，不著眼界乃至眼界，不著色界乃至法界，不著眼識界乃至意識界。』

「時，此菩薩復作是說：『諸法自性皆畢竟空，寂靜、遠離、無取、無著。』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因如是說，行常勝進而無退墮。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樂見諸佛，樂聞正法，不墮卑賤，在所生處不離見佛聽受正法，供養眾僧，常見諸佛，勇猛精進志求正法，不著有為妻子、僕使，於資生具亦不貪著，不染諸欲，常依正教修佛隨念，捨俗出家如教修行轉為他說，雖為他說而不求報，見聽法眾常起大慈，於有情類恒起大悲，廣學多聞不惜身命，常樂遠離少欲喜足，但採義理不滯言詞，說法修行不專為己，為有情類得無上樂，謂佛菩提大涅槃界。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遠離放逸，勇猛精進攝護諸根，若眼見色不著色相，如實觀察此色過患，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爾，若縱諸根名為放逸，若能攝護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調伏自心，將護他意，名不放逸。遠離貪欲，心順善法，尋伺、瞋癡、不善根本、身語惡業及二邪命，一切不善皆悉遠離，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常正念，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信為上首，正信之人不墮惡趣，心不行惡賢聖所讚。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法修行，隨所生處常得值佛，遠離二乘安住正道，得大自在成就大事，謂諸如來正智解脫。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欲求安樂，常勤隨順一切智道。

「天王當知！今此大眾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於過去無量大劫供養諸佛修集善根，是故應當勤加精進勿令退失。若天、人等能制諸根不著五欲，遠離世間常修出世，三業清淨習助道法，名不放逸。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正信具足心不放逸，勤修精進令得勝法，名不放逸。諸菩薩摩訶薩欲具正信、心不放逸、精進正念，當學般若波羅蜜多，因是念智能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

「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具足正信心不放逸，勤修精進即得正念，用是念智知有、知無。云何有、無？若修正行得正解脫，是名為有；若修邪行得正解脫，是名為無。眼等六根、色等六境，世俗為有，勝義為無。精進菩薩能得菩提，是名為有；懈怠菩薩得菩提者，是名為無。說五取蘊皆從虛妄分別而生，是名為

有；說世俗法不由因緣自然而起，是名為無。說色無常、苦、敗壞法，是名為有；若言常樂非敗壞法，是名為無。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無明緣行，是名為有；若離無明而行生者，是名為無。乃至生緣老死愁歎苦憂惱亦復如是。施得大富，是名為有；得貧窮者，是名為無。受持淨戒得生善趣，是名為有；生惡趣者，是名為無。乃至修慧能得成聖，是名為有；作愚夫者，是名為無。若修多聞能得大智，是名為有；得愚癡者，是名為無。若修正念能得出離，是名為有；不得為無。若行邪念不得出離，是名為有；能得為無。離我、我所能得解脫，是名為有；執我、我所能得解脫，是名為無。若言虛空遍一切處，是名為有；言五蘊中有真實我，是名為無。如實修智能得解脫，是名為有；若著邪智能得解脫，是名為無。離我等見能得空智，是名為有；著我等見能得空智，是名為無。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知世有、無能修平等，了達諸法從因緣生，世俗故有，不起常見；知因緣法本性皆空，不生斷見，於諸佛教如實通達。

「天王當知！佛為菩薩略說四法，謂世沙門、婆羅門等及長壽夭多起常見，為破彼執說行無常；有諸天人多貪著樂，為破彼故說一切苦；外道邪見執身有我，為破彼執說身無我；增上慢者謗真涅槃，是故為說涅槃寂靜。說無常者，令其志求究竟之法；為說苦者，令於生死遠離願求；說無我者，為顯空門令其了達；說寂靜者，令達無相離諸相執。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學，於諸善法終無退墮，速成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心行調柔，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法，修勝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徇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癡、怖行，名護正法；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

「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但姪他 阿虎洛 屈洛罰底(丁履反下悉同)虎刺挈莎(去聲呼下悉同)囊荼 者遮者遮折(支熱反)尼阿奔(去聲呼)若剎多 剎多剎 延多 剎也莎訶 陝末尼羯洛 鄔魯鄔魯罰底迦 邏跋底迦阿鞞奢底尼莎刺尼 祛闍 祛闍末底 阿罰始尼 罰尸罰多 罰多 奴娑理尼 部多奴悉沒栗底 提罰多奴悉沒栗底 莎訶(九十七字)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有情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天王并人王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宣說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令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法障皆悉銷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說是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時，諸天宮殿、山海、大地皆悉振動，有八十千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時，最勝天王踊躍歡喜，以七寶網彌覆佛上，合掌恭敬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習無礙大慈、無厭大悲成辦大事，勤加精進學空等持，亦能精勤修平等智方便善巧，如實通達清淨大智，明了三世平等妙理無有障礙，履三世佛所行正道。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動。」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聞諸如來不思議事，不驚、不怖亦不憂惱？」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具足修行妙慧妙智，親近善友樂聞深法，了知諸法皆如幻等，悟世無常生必歸滅，心無住著猶若虛空。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法，聞諸如來不思議事，不驚、不怖亦不憂惱。」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於一切處能得自在？」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五神通、具足無礙諸解脫門、靜慮、無量方便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處能得自在。」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何等門？」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妙智門，則能悟入一切有情諸根利鈍；得妙慧門，則能分別諸法句義；得總持門，了達一切語言音聲；得無礙門，能說諸法畢竟無盡。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門。」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何等力？」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寂靜力，成就大悲故；得精進力，成就不退故；得多聞力，成就大智故；得信樂力，成就解脫故；得修行力，成就出離故；得安忍力，愛護有情故；得菩提心力，斷除我見故；得大悲力，化導有情故；得無生忍力，成就十力故。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種種勝力。」

說是法時，五百菩薩得無生忍，八千天子得不退轉，一萬二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四萬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第六分證勸品第十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過去無量不可思議無數大劫，有佛名曰功德寶王，十號圓滿，國名寶嚴，劫名善觀。其土豐樂無諸疾惱，人、天往來不相限礙，地平如掌，無諸山陵、堆阜、瓦礫、荊棘、毒刺；遍生細草，柔軟紺青如孔雀毛，量纔四指，下足便靡舉步隨昇；瞻博迦花、悅意花等及餘軟草周遍莊嚴，不暑不寒四序調適，吠琉璃寶以成其地。時，諸有情心性調善，三毒煩惱制伏不行。彼佛世尊聲聞弟子一萬二千那庾多數，菩薩弟子六十二億。時，人極壽三十六億那庾多歲，無復中夭。

「有城名曰無垢莊嚴，其城南北百二十八踰繕那量，東西八十踰繕那量，城厚十六踰繕那量；門堞樓觀皆七寶成，十千園苑以為嚴飾，十千小城周匝圍繞；有四園苑妙花莊嚴，悅意功德孔雀遊戲，於四時中歡娛適樂；有四大池七寶為岸，縱廣正等半踰繕那，純以紫金而為階道，其底遍布妙好金沙，池中有水具八功德，寶花氛馥間列其中，鳧雁、鴛鴦眾鳥遊集，岸列諸樹白檀、赤檀、尸利沙等，上有鸚鵡、舍利眾鳥翔集遊戲。

「有轉輪王名曰治世，七寶具足王四大洲，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深植善根，大菩提心得不退轉，內宮眷屬七十千人，形貌端嚴，承事寶女咸發無上正等覺心。彼轉輪王具有千子，大力勇健能摧怨敵，具二十八大丈夫相，亦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功德寶王如來，將諸聲聞及菩薩眾，復與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前後圍繞將入無垢莊嚴大城。時，彼輪王七寶導從，與其千子內宮眷屬，出城奉迎禮敬請入，施設種種微妙供養。爾時，世尊及諸眷屬受供養已欲還本處。治世輪王與七寶等，出城奉送尋即還宮。

「時，轉輪王忽自歎曰：『人身無常，富貴如夢，諸根不缺正信尚難，況值如來得聞妙法，不為希有如優曇花！』

「時，彼千子知其父王戀仰世尊樂聞正法，即為營造牛頭栴檀廣大妙臺七寶嚴飾，其臺一兩直瞻部洲；此臺南北長十三踰繕那，東西復廣十踰繕那，眾寶莊嚴四角大柱，於其臺下有千寶輪。成已共持奉獻其父。

「時，王受已而讚之言：『善哉！善哉！快知我意欲詣佛所聽受正法。』

「千子爾時復於臺內造師子座安處父王，令諸宮人前後圍繞。其臺周匝垂妙金鈴，懸繒、幡蓋，覆七寶網，復散種種珍異香花，燒無價香，香泥塗飾。時，王千子各捧一輪，猶若鵝王騰空詣佛，安詳置地往如來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七匝退立一面。時，彼輪王內宮眷屬從寶臺下，王去寶冠，及內眷屬皆脫寶履，前詣佛所頂禮雙足，右繞七匝退坐一面。

「爾時，功德寶王如來告治世言：『大王！今者為聞正法來至此耶？』

「時，轉輪王即從座起，整理裳服白言：『世尊！何等名為所聞正法？』

「佛讚王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天、人眾得利樂故問深正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大王分別解說。』

「治世白佛：『唯然！願聞！』

「爾時，世尊告彼王曰：『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達一切平等法性名為正法，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空、無相、無願等，所達一切平等法性名為正法。』

「爾時，治世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大乘中恒得勝進而不退墮？』

「佛告治世：『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因正信力而得勝進。何者正信？謂知諸法不生不滅，本性寂靜，常能親近正行之人，不應作法終不造作，心離散亂聽受正法，不見彼說、不見我聽，勤修正行疾得神通，有所堪能化有情類，而終不見我有神通，能化有情，彼受我化。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都不見我、不見有情，二處平等則得勝進而不退墮。』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護諸根不令取著，於資生具起無常想，知法寂靜命如假借。』

「『大王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大乘中心不放逸。』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其夢中尚不忘失菩提之心，化諸有情令修佛道，持諸善根施有情類，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見佛神力歡喜讚歎。』

「『大王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速成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大王！當勤精進，處尊貴位莫生放逸。若菩薩摩訶薩欲求法者勿著五欲。何以故？一切異生於欲無厭，得聖智者則能捨之。人身無常，壽量短促，大王！今者應善了知，厭離世間求出世道。大王！應以供養如來所獲善根迴向四事：一者、自在無盡。二者、正法無盡。三者、妙智無盡。四者、辯才無盡。此四迴向與深般若波羅蜜多同皆無盡。』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應淨修持身、語、意戒。何以故？為欲引發聞、思、修故。以方便力化諸有情，以般若力降伏眾魔，成就願力行不違言。』

「時，轉輪王聞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即取寶冠、自解瓔珞，長跪擊捧供養如來，捨四大洲皆以奉佛，願以此福常修梵行，學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決定心為有情類趣向無上正等菩提。王宮女人聞佛說法，皆生歡喜發菩提心，各脫上衣、解寶瓔珞，奉施功德寶王如來。王以寶臺、師子座等，又奉上佛而求出

家。

「時，彼如來讚治世曰：『王能如是甚為善哉！今者所行不違昔願，應勤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過去諸佛修此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未來諸佛亦復如是。』」

「爾時，治世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與深般若波羅蜜多為異不異？』」

「佛告治世：『夫布施者若無般若波羅蜜多，但得施名非到彼岸，要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名為施到彼岸，淨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亦爾。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性平等故。』」

「彼佛說此甚深法時，王便證得無生法忍。」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彼王勤求正法。時，彼輪王即然燈佛千子，即是賢劫千佛。」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行速成大菩提道？」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修慈等心，於諸有情不為損惱，勤行一切波羅蜜多及四攝事、四無量心菩提分法，修學神通方便善巧，一切善法無不修滿。若諸菩薩如是修行，則能速成大菩提道；菩提道者，所謂信心及清淨心、離諂曲心、行平等心、施無畏心，令諸有情咸悉親附，勤行布施果報無盡，受持淨戒而無障礙，修行安忍離諸忿恚，勤加精進修行易成，有勝靜慮不起散亂，具足般若能善通達，有大慈故饒益有情，有大悲故終無退轉，有大喜故能悅彼心，有大捨故不起分別，無三毒故離諸荊棘，不著色、聲、香、味、觸故滅諸戲論，無煩惱故遠離怨敵，捨二乘念其心廣大，具一切智能出眾寶。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則能速成大菩提道。」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現何色像化有情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現色像無決定相。何以故？隨諸有情心之所樂，菩薩即現如是色像，或現金色，或現銀色，或現頗胝迦色，或現吠琉璃色，或現石藏色，或現杵藏色，或現真珠色，或現青、黃、赤、白色，或現日、月、火焰色，或現帝釋色，或現梵王色，或現霜雪色，或現雌黃色，或現朱丹色，或現雨花色，或現瞻博迦花色，或現蘇末那花色，或現嚙鉢羅花色，或現鉢特摩花色，或現拘某陀花色，或現奔茶利花色，或現功德天色，或現鵝孔雀色，或現珊瑚寶色，或現如意珠色，或現虛空界色，隨人、天等各現彼類。」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隨十方面殑伽沙等諸世界中一切有情色像差別悉能示現。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遍能攝化一切有情，乃至不

捨一切有情故。何以故？一切有情心行各別，是故菩薩種種示現。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世有大願力，隨諸有情樂見受化，即為示現所欲見身。如明鏡中本無影像，隨質好醜種種悉現，然此明鏡亦不分別：『我體明淨能現眾色。』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功用心隨樂示現，而不分別我能現身。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坐中，隨諸聽眾心所樂見說法之身，菩薩即能示現為說，謂或見佛，或見菩薩，或見獨覺，或見聲聞，或見梵王，或見帝釋，或見大自在，或見毘瑟拏，或見護世，或見輪王，或見沙門，或見異道，或見婆羅門，或見剎帝利，或見吠舍，或見戍達羅，或見長者，或見居士，或見坐寶臺中，或見坐蓮花上，或見在地，或見騰空，或見說法，或見寂定。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度有情，無一形類及一威儀而不能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猶如虛空無形無相，遍十方界無處不有，又如虛空離諸戲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過諸語言；又如虛空世所受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聖凡皆共受用；又如虛空離諸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無分別心；又如虛空容受眾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容受一切佛法；又如虛空能現眾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能現一切佛法；又如虛空，一切草木、眾藥、花實依之增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善根依之增長；又如虛空非常、非斷、非語言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非常、非斷、離諸語言。世間沙門、婆羅門等乃至釋、梵，不能思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有一法可為譬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般若波羅蜜多，所獲功德不可思議，若此功德有色形者，太虛空界所不能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生世、出世一切善法。若天、人眾，若天、人王，四向、四果，及諸獨覺，菩薩十地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一切種智、力、無所畏并十八不共法等，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

說是法時，五萬菩薩得不退轉，一萬五千諸天子眾得無生忍，一萬二千諸天、人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殑伽沙等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諸天空中作眾伎樂，復散種種天妙香花，供養如來及深般若；復有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亦散種種花及寶物，供養如來及深般若。

時，天、龍等異口同音，合掌恭敬俱讚佛曰：「善哉！善哉！快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顯德品第十一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經幾劫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幾佛，而能對揚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最勝天王者？」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如此之事不可思議，若非無量百千大劫修集眾行種諸善根，則不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善男子！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其中所有諸殑伽沙尚可知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經劫數、供養幾佛俱不可知。

「善男子！過去無量無數無邊難思議劫，有佛出世名曰多聞，十號具足，劫名增上，國名日光。多聞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清淨法門言：『善男子！汝應精勤修諸善法，勿顧身命。』

「時，彼會中有一菩薩名精進力，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所說：汝應精勤修諸善法，勿顧身命。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宜應懈怠不修善法，乃能速證無上菩提。所以者何？若諸菩薩勤修眾善，是則不能久住生死利樂有情；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伏斷煩惱久住生死，終不自為速證涅槃，但為利樂諸有情故。菩薩以處生死為樂，不以涅槃而為樂也！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以化有情而為樂故。謂隨所樂方便善巧，說授法門令得安樂；若勤修善便速盡漏，不能利樂一切有情。是故菩薩觀察生死多諸苦惱，起大悲心不捨有情成就本願。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具方便力久住生死，得見無量無邊如來，聽受無量無邊正法，化導無量無邊有情，是故菩薩為如是事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若觀生死而起厭怖、欣樂涅槃則墮非道，不能利樂一切有情，通達如來甚深境界。云何非道？謂樂聲聞及獨覺地，於有情類無大悲心。所以者何？聲聞、獨覺所行之道，非諸菩薩摩訶薩道。何以故？聲聞、獨覺厭怖生死、欣樂涅槃，不能具足福德智慧，以是義故非菩薩道。』

「時，多聞佛即便讚歎精進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應修自行，勿習非道。』

「時，精進力白言：『世尊！何謂菩薩自所行道？』

「多聞佛言：『菩薩成就一切福慧，以大悲力不捨有情，遠離聲聞及獨覺地，得無生忍不捨三界，無所希望生長善根，方便善巧修行一切波羅蜜多，以智慧力無分別心生長善根，成就盡智無量功德；雖知諸法無一可生，而方便現生；雖知有情無一實

有，而方便化導，知一切法皆離自性；觀諸佛土猶如虛空，而能巧便嚴淨佛土；知一切佛法身無像，方便示現相好莊嚴；隨諸有情心所好樂，即能方便而授與之。菩薩身心雖常寂靜，而說諸法化導有情，亦以巧便遠離喧雜，修諸寂定知自性空，悉能通達甚深智慧，能以方便為他說法，不證聲聞、獨覺乘果，勤求如來所證解脫，不捨菩薩一切道行。善男子！是名菩薩自所行道。』

「曼殊室利！時，精進力從彼如來聞說菩薩所行境界，得未曾有，尋即復白多聞佛言：『希有！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菩薩具足方便善巧，觀一切法無非是道。譬如虛空含容眾色，如是菩薩具大方便，所行之道攝一切法。又如虛空，一切草木、花果、香樹因之生長，如是諸物於虛空界不能染淨、不令瞋喜，如是菩薩具大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一切法皆悉是道，謂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何以故？是諸菩薩所通達故。』

「『譬如大火若遇草木必無退還，是諸草木皆順益火發其光明，如是諸法無不皆順菩薩道，故名菩薩道。譬如金剛自體堅密，刀不能斫，火不能燒，水不能爛，毒不能損，如是菩薩方便智慧，獨覺、聲聞及諸外道一切煩惱所不能壞。如水清珠能清濁水，如是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使有情一切煩惱悉得清淨。譬如良藥、妙寶神珠，毒不共居能消眾毒，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與一切煩惱共居，而能斷滅一切煩惱。以是因緣，所有諸法皆是菩薩摩訶薩道。』

「曼殊室利！彼精進力說是法時，八千菩薩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二百菩薩得無生忍。曼殊室利！彼精進力即是今者最勝天王。」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堅固力護持正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寧棄身命不捨正法，於他謙下不起憍慢，卑賤恥辱其心能忍，飢渴有情施好飲食，在危難者能施無畏，於諸疾病如法療治，貧匱有情令豐財寶，諸佛靈廟修建嚴飾，惡事掩遏善事光揚，憂苦有情則施安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堅固力護持正法。」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預他事先思後行，心性調直離諂曲行，不自矜高意常柔軟，是菩薩摩訶薩能調伏心。」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當生何趣？」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或生天上，或生人中；若生天上，則為帝釋，或作梵王堪忍界主；若生人趣，作轉輪王，或作餘王、長者、居士。天上、人中常得值佛，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生如是趣。」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正信流出何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正信流出得真善友。」

「世尊！多聞流出何法？」

佛言：「多聞流出妙慧。」

「世尊！布施流出何法？」

佛言：「布施流出大富。」

「世尊！淨戒流出何法？」

佛言：「淨戒流出善趣。」

「世尊！安忍流出何法？」

佛言：「安忍流出容受一切有情。」

「世尊！精進流出何法？」

佛言：「精進流出能辦一切佛法。」

「世尊！靜慮流出何法？」

佛言：「靜慮流出遠離一切散動。」

「世尊！般若流出何法？」

佛言：「般若流出遠離一切煩惱。」

「世尊！聽法流出何法？」

佛言：「聽法流出遠離一切疑網。」

「世尊！正問流出何法？」

佛言：「正問流出於法決定妙智。」

「世尊！居靜流出何法？」

佛言：「居靜流出勝定及諸神通。」

「世尊！正修流出何法？」

佛言：「正修流出厭道。」

「世尊！無常聲流出何法？」

佛言：「無常聲流出於境無所攝護。」

「世尊！苦聲流出何法？」

佛言：「苦聲流出無生。」

「世尊！無我聲流出何法？」

佛言：「無我聲流出滅除我、我所執。」

「世尊！空聲流出何法？」

佛言：「空聲流出寂靜。」

「世尊！正念流出何法？」

佛言：「正念流出聖見。」

「世尊！身心遠離流出何法？」

佛言：「身心遠離流出一切妙定神通。」

「世尊！聖道流出何法？」

佛言：「聖道流出聖果。」

「世尊！勝解流出何法？」

佛言：「勝解流出成就一切解脫。」

「世尊！佛生流出何法？」

佛言：「佛生流出一切菩提分法。」

爾時，最勝前白佛言：「云何佛生？」

佛告最勝：「如發無上正等覺心。」

「世尊！云何而發無上正等覺心？」

佛言：「天王！如生大悲。」

「世尊！云何而生大悲？」

佛言：「不捨一切有情。」

「世尊！云何不捨有情？」

佛言：「應如不捨三寶。」

「世尊！誰能不捨三寶？」

佛言：「一切無煩惱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諸佛祕密甚深微妙，雖說法空、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而不破壞善惡業果，遠離斷常。世尊！頗有有情聞如是法，不起敬信、生毀謗不？」

佛言：「亦有。」

「世尊！如有有情因過去世修行善業得受人身，由近惡友於是深法不能敬信、生毀謗心，則為辜負過去善業。諸佛恩德實為深重，假使有人以己血肉，供養諸佛亦不能報。以佛恩故，我等今者增長善根，得大法樂，住大自在，天、人恭敬。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知佛恩，親近善友，當修佛行證佛菩提。」

說是法時，眾中二萬五千菩薩得無生忍，四萬五千諸人、天眾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一萬二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第六分現化品第十二

爾時，善思菩薩白最勝天王言：「佛所化身更能化不？」

最勝答曰：「今對世尊以為明證，佛所化身更能化作殑伽沙數無量化佛，種種色像、神通、說法利樂有情。所以者何？諸佛往昔願力清淨故能如是。」

善思菩薩復作是言：「天王善能說甚深法，謂佛往昔願力清淨。唯願天王請佛神力，令深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常無隱滅。」

最勝報曰：「善思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常共守護。何以故？文字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不起、不盡，常無隱滅，其所顯義亦不起盡，常無隱滅，由此諸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隱滅。何以故？法不生故。若法無生亦則無滅，即是諸佛祕密之教；如是妙理，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性相湛然，名曰真如，亦名法界，亦名實際。隨順因緣而不違逆，是為正法，其性常住永無隱滅。」

善思菩薩復問天王：「更何等人能護正法？」

最勝答言：「若不違逆一切法者能護正法。所以者何？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善思復問：「云何名為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最勝答曰：「若順文字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何以故？世間愚夫皆著諸見，順正理者則常說空，是故世間共興諍論，如是愚夫愛重有法，順正理者於有則輕。世間說有常、樂、我、淨，順正理者說無常、苦、無我、不淨，是故世間共興諍論；諸愚夫類順世間流，順正理者逆世間流，是故世間共興諍論。世間愚夫著蘊、界、處，順正理者都無所著，是故世間共興諍論；順世愚夫不行正理，順正理者與世相違，故常無諍名護正法。」

善思菩薩復問最勝：「今者天王為何所取？」

最勝答曰：「善思當知！我不取我亦不取法。」

善思又問：「云何不取？」

最勝答言：「我自性離，有情及法自性亦離，如是諸離亦不可得；過去自性離，未來、現在自性亦離，如是諸離亦不可得；諸佛自性非離，諸佛自性非不離；諸佛土自性非離，諸佛土自性非不離；諸法自性非離，諸法自性非不離。善思當知！如是之行名順正理，無取、不取能護正法。」

爾時，善思菩薩讚最勝天王言：「善哉！善哉！大士！正士！能如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取、無著、無文、無字，滅諸戲論，離能分別及所分別。」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賢德，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最勝天王所說無分別者為何法？」

佛告賢德：「天子當知！無分別者是寂靜法。所以者何？能取、所取俱不可得，不生、不滅、離我、我所，如是名為無分別法。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能護正法，不見能護及所護法。」

說此法時，十千苾芻心得解脫，一千天子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爾時，善思菩薩問最勝天王言：「何等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

最勝答言：「一切煩惱習氣無者所得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過語言道不可思量勝義妙智，如是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

善思菩薩問賢德天子言：「云何無生法中以辯才說？」

賢德天子答善思言：「若菩薩摩訶薩不住無生無滅法者，則無辯才說甚深法。何以故？遠離戲論，不見所緣，不見能緣，心無所住，是故能說。不住我法，不住此彼，唯住清淨勝義諦中，是故能說。」

善思菩薩即白佛言：「甚奇！世尊！賢德天子實為希有！乃能通達甚深之法辯才無盡。」

佛告善思：「賢德天子從妙喜界不動佛所，而來至此堪忍世界聽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等當知！賢德天子已於無量百千億劫，修習希有陀羅尼門，經劫說法亦不窮盡。」

善思菩薩復白佛言：「何謂希有陀羅尼門？」

佛言：「善思！此希有者名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內外法中皆不可得。」

「善思當知！無有少法能入此者，是故名為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所以者何？此法平等，無高無下、無入無出，無一文字從外而入，無一文字從內而出，無一文字住此法中，亦無文字共相見者，亦不分別法非、法異。是諸文字說亦無減、不說無增，從本際來都無起作及壞滅者。如諸文字，心亦如是；如心，一切法亦如是。何以故？法離言語亦離思量，從本際來無生無滅故無入出，由此名為眾法不入陀羅尼門。若能通達此法門者辯才無盡。所以者何？通達不斷無盡法故。若有人能入虛空者，則能入此陀羅尼門。」

「善思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通達此陀羅尼門，心得清淨，身、語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惡魔軍無能燒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凡所演說辯才無盡，能宣深妙諸聖諦門；智慧多聞猶如大海，安住寂定喻妙高山，如師子王處眾無畏，世法不染猶淨蓮花，饒益有情譬之大地，洗除垢穢喻如大水，成熟世間方諸大火，增長善法同彼大風，清涼悅意類之朗月，能破眾闇其猶烈日，摧煩惱怨如威勇士，心性調伏猶大象王，能震法雷大龍為喻，普雨眾法譬之大雲，如大良醫除煩惱病，猶大國主善御世間，如四天王護有情類及護正法，如天帝釋於人天中富貴最勝心得自在，如大梵王於堪忍界主領自在身得無礙，如揭路荼示教有情，如世間父能流法寶，如毘沙門能出世間種種珍寶；福德智慧之所莊嚴，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佛世尊之所稱讚，天、龍等眾咸擁護之。」

「善思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即能自在饒益有情，方便說法而不窮盡，心無疲倦不徇利譽，法施平等無有慳嫉，受持淨戒三業無愆，安忍清淨離諸恚惱，精進清淨所作成立，靜慮清淨善調伏心，般若清淨永無疑惑，具四無量如大梵

王，能善修行等持、等至，入出自在勝諸世間，修大覺因具諸福慧，受灌頂位得大自在。」

佛說如是總持門時，眾中六萬四千菩薩得不退轉，三萬菩薩得無生忍，二萬天人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人、天等眾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第六分陀羅尼品第十三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如是功德，假使如來百千年說亦未能盡。」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寂靜慧，即白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言：「若菩薩摩訶薩證得如是陀羅尼門，為佛世尊之所稱歎，如是菩薩善得大利，自行化彼皆悉不空。」

時，曼殊室利菩薩報寂靜慧菩薩言：「善男子！勝義諦中無法可讚無色無相，無色相者有何可讚？無可讚故於何歡喜？」

時，寂靜慧復作是言：「我聞如來契經中說：諸法自性無我、我所，無能令喜亦無令瞋；此法平等菩薩應學。譬如大地依止水輪，若鑿井池得水受用，其不鑿者無由致之；如是聖智法平等境遍一切法，若有勤修般若巧便即便證得，其不修者云何得之？是故菩薩欲求無上正等菩提不應懈怠，若勤精進，如是所說法平等境則現在前。」

「如生盲人不能見色，如是煩惱所盲有情，於平等法不能得見。如人有眼無外光明，不能覩見所有色像，如是行人雖有智慧，若無善友不能見法。如有天眼不假外明自能見色，如是菩薩預法流者自然勝進。譬如世間處胎藏者，雖漸增長而不自見；如是菩薩勤精進者，眾行漸增亦不自見，而能成辦一切佛法。如雪山中有妙藥樹，枝條、莖櫨不枯不折；如是菩薩勤修精進，所有勝行不退不失。」

「如轉輪王出現於世具七財寶，如是菩薩發菩提心具七法寶，所謂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巧便。如轉輪王遊四洲界，於有情類其心平等，如是菩薩以四攝事饒益有情，心常平等。如轉輪王隨所在處則無諍訟，如是菩薩如實說法亦無諍論。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成，即有妙高山王及以大海，如是菩薩初發無上正等覺心，即有般若及以大悲。譬如日出，諸山高者其光先照，如是菩薩得般若炬，諸有高行根熟菩薩先蒙光照。譬如大地普能荷負，一切草木、花果、藥樹皆悉平等，如是菩薩證得如是陀羅尼門，於諸有情其心平等。」

爾時，佛讚寂靜慧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諸有所說一文一字無非佛語，如是所說遠離色、聲、香、味、觸、法。何以故？此所說法非世俗故無盡無邊，能引一切身心輕利。假使百千佛前，說者亦不怯弱。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佛加持故心無所著，謂不著我，不著有情，不著諸法，由此

證得清淨真如、清淨法界、清淨實際，得法無盡、文字無盡、辯說無盡，爾時即生殊勝歡喜，得妙慧故，得妙智故，無疑網故。」

當佛說此總持門時，八千菩薩俱得如是眾法不入陀羅尼門，復有一萬二千菩薩得不退轉，五千菩薩得無生忍，一萬六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佛告寂靜慧言：「此陀羅尼能伏魔眾、摧諸外道、壞嫉法人。然般若燈滅煩惱火，護說法者令至涅槃，調伏內心、善化外眾，容儀整肅見者歡喜，為正行人平等說法，如實觀察有情根性，授法應時非前非後。」

佛說如是諸功德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妙高山王、大地、諸山皆悉振動。爾時，天雨微妙音花、大微妙音花、妙靈瑞花、大妙靈瑞花、嚙鉢羅花、拘某陀花、鉢特摩花、奔荼利花、迦末羅花，諸天空中作眾伎樂。

世尊復告寂靜慧言：「善男子！過去無量無數無邊難思議劫，有佛出世名為寶月，十號具足，國名無毀，劫名喜讚，聲聞弟子三十二億，菩薩弟子無量無邊，然彼如來先無苦行及降魔事而證菩提。時，彼眾中有一菩薩名寶功德，具妙辯才，能為有情種種說法。時，諸大眾請彼如來不入涅槃久住於世。

「時，寶功德告大眾言：『諸佛世尊無生無滅，何用勸請不入涅槃？若太虛空入涅槃者，如來乃可入般涅槃；若有真如、法界、實際、不思議界入涅槃者，如來乃可入般涅槃。所以者何？如來之法無成無壞、無染無淨，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為非無為、非常非斷。假令一口而有十舌，是一一舌復生百舌，是一一舌復生千舌，亦不能說如來成壞，乃至不能說有常斷，云何大眾勸請如來不入涅槃久住於世？』

「彼寶功德說此法時，八萬六千諸菩薩眾得不退轉，七千菩薩摩訶薩眾俱得無邊功德陀羅尼門、悅意陀羅尼門、無礙陀羅尼門、歡喜陀羅尼門、大悲陀羅尼門、月愛陀羅尼門、月光陀羅尼門、日愛陀羅尼門、日光陀羅尼門、妙高山王陀羅尼門、深廣大海陀羅尼門、功德寶王陀羅尼門，三萬六千人、天大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世尊復告寂靜慧言：「昔寶功德今汝身是，由此因緣，汝能說是陀羅尼門種種功德。」

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而說頌言：

「總持猶妙藥，能療眾惑病，
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樂。」

時，功德花王菩薩摩訶薩復說頌言：

「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
由般若大悲，離言以言說。」

爾時，珊覩史多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佛功德不可思議，諸佛所說不可思議，諸大菩薩所行勝行所說妙法不可思議。」

我等諸天宿世所植善根深厚，得值如來聞說如是甚深妙法。」即以無量天妙花香奉散如來而為供養。

爾時，佛告彼天王言：「天王當知！諸欲供養佛世尊者，當修三法：一者、發菩提心。二者、護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天王當知！若能修學此三法者，乃得名為真供養佛。假使如來一劫住世，說此供養所獲功德亦不能盡。是故，天王！若欲供養佛世尊者，具此三法名真供養。天王當知！若有護佛一四句頌，則為擁護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諸佛世尊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從法生故。法供養者名真供養，諸供養中最高為第一，資財供養所不能比。天王當知！我念過去無量無數難思議劫精勤修學菩薩道時，聞虛空中天說頌曰：

「『二人遠離王賊等， 所不能侵大寶藏，
百千萬劫法難聞， 得聞不持不施等。
大菩提心護正法， 如教修行心寂靜，
自利利他心平等， 是則名真供養佛。』

「天王當知！我於過去初聞此頌即為他說，時有八千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是故，天王！以法供養最高為第一。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從法生故。」

第六分勸誡品第十四之一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復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頗有有情於當來世正法將滅時分轉時能信受不？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是經信受不謗，如此人等成何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於當來世正法將滅時分轉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曾於無量無邊佛所修行淨戒、靜慮、般若，是佛真子能信此經，所致功德不可稱計。諸勝善法從般若生，若有人能信受不謗，吾今為汝略以喻說。

「曼殊室利！此瞻部洲周匝七千踰繕那量，北廣南狹形如車箱，其中人面亦復如是。假使充滿此瞻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瞻部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粟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東勝身洲周匝八千踰繕那量，形如半月，人面亦爾。假使充滿東勝身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

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牽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勝身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西牛貨洲周匝九千踰繕那量，形如滿月，人面亦爾。假使充滿西牛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牽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牛貨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北俱盧洲周匝十千踰繕那量，其形方正，人面亦爾。假使充滿北俱盧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牽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俱盧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勸誡品第十四之二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假使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悉為極微，一一極微為一聖者。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宰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如前說爾所極微大千世界，上復積至色究竟天，於彼聖者各別奉施爾所大千世界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前說施福尚難思議，何況於此所獲福量！」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此經流通演說，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如是功德若不迴求佛菩提者，應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他化自在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樂變化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覩史多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夜摩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作天帝釋，況轉輪王！以彼迴求一切智故，能得成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此瞻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東勝身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西牛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

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北俱盧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碎此四大洲界悉為極微，一一極微各為一佛。有一極惡邪見眾生，起毒害心殺爾所佛，劫奪一切法財、資財，破滅世間法王、法藥。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惡眾生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彼所獲罪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計，我於彼事尚不忍聞，況能說其獲罪多少！若害一佛猶墮無間大地獄中多劫受苦，況殺爾所諸佛世尊！如是眾生定受無間大地獄苦無有出期。」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障礙此經，不令演說、流通、供養，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經百千無數大劫，備修種種諸菩薩行，皆證無上正等菩提。彼惡眾生罪業重故，猶未能出大地獄苦。曼殊室利！彼惡眾生於十方界無間地獄，無一不經多劫受苦，況餘地獄、傍生、鬼界！何以故？彼愚癡者毀壞十方三世諸佛法身母故。設彼經前極微數劫受重苦已，出三惡趣來生人中，得大惡疾，一切醫藥所不能救。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生便無舌或無手等，各經爾所極微數劫。曼殊室利！我以神力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彼眾生毀謗、障礙此經罪報亦不能盡。曼殊室利！諸有智者欲得現在、未來安樂，勿於此經毀謗、障礙。」

第六分二行品第十五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宜應成就前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有二種行：成就般若、化導有情。」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成就般若、化導有情？」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從初般若乃至後際，離功用心說法無盡中無間隙，為脫有情惡趣三有令住善趣，或令證得三乘聖果。曼殊室利！是名菩薩摩訶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化導有情。曼殊室利！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無邊無為般若，是名菩薩摩訶薩眾自行般若。何以故？此能圓滿一切德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法行能與一切智相應？」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一切智真實之法，遠離思議、微妙、無相甚深理趣，不可觀察極難通達，常住寂靜清涼遍滿，無有分別無著無礙，隨順正理不可執取，極靜大寂，一切法中無上無等。曼殊室利！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此法行能與一切智相應。」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於何境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諸菩薩摩訶薩決定應於甚深境界、廣大境界、功德境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甚深境者，體是無為，不著二邊亦不相離，自性清淨諸障解脫，不可思議、不可稱計，不共一切聲聞、獨覺。曼殊室利！廣大境者，諸佛如來一切功德，大悲、般若二法為性，離分別相無功用心，利樂有情無時暫捨，諸所說法皆稱彼意。曼殊室利！功德境者，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與相應一切功德、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隨諸有情根欲性行，所樂種種形相差別，佛威神力悉能示現，所謂或現昇覩史多，或現從天下生瞻部，或現處胎，或現初生，或現童子，或現遊戲，或現出家，或現苦行，或現往詣菩提樹下，或現證得無上菩提，或現轉法輪，或現般涅槃，如是示現諸相差別，皆為有情解脫生死。曼殊室利！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行境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希有！世尊！菩薩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佛境界不可思議。」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共法、不可思議。何以故？一切異生、聲聞、獨覺不能通達，非其境故，除佛世尊無能得者。何以故？諸法真如義甚深故。自在不動無漏界攝，令有情類利樂圓滿，是故名為諸佛境界過語言道勝義諦攝，遠離尋伺分別思議，非世間法所能比喻，一切法中最高上品，不在生死、不住涅槃。」

「曼殊室利！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凡有五事不可思議：一者、自性。二者、方處。三者、諸住。四者、一異。五者、利樂。」

「曼殊室利！云何自性不可思議？即色真如求不可得，離色真如求不可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眼真如求不可得，離眼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即色真如求不可得，離色真如求不可得，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即眼識真如求不可得，離眼識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識亦爾；即地界真如求不可得，離地界真如求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亦爾；有法真如求不可得，無法真如求不可得，是故自性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方處不可思議？如是真如若在欲界不可思議，若離欲界不可思議，色、無色界亦復如是；若在東方不可思議，若離東方不可思議，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是故方處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諸住不可思議？若安樂住不可思議，若寂靜住不可思議，若有心住不可思議，若無心住不可思議，是故諸住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一異不可思議？三世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是故一異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利樂不可思議？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能作有情無量利樂不可宣說、過語言境，而順有情根性差別作種種說、種種示現；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隨有情心皆能示現。」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何等名為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如來相好無量無邊，我若廣說不可窮盡，但隨世間所樂，略說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曼殊室利！云何名為三十二相？如來足下有平滿相，妙善安住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踏皆悉坦然無不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轂眾相無不圓滿，是為第二。如來手足悉皆柔軟，如靚羅綿勝過一切，是為第三。如來手足指皆纖長，圓妙過人以表長壽，是為第四。如來手足一一指間，猶如鴈王咸有鞞網，金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五。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勝餘有情，是為第六。如來足趺脩高充滿，柔軟妙好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腩漸次纖圓，如鬘泥耶仙鹿王腩，是為第八。如來雙臂脩直傭圓，如象王鼻平立摩膝，是為第九。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亦如象王，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一毛生，柔潤、紺青、右旋宛轉，是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柔潤、紺青，嚴金色身甚可愛樂，是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塵垢、水等皆所不住，是第十三。如來身皮皆真金色，光潔晃曜如妙金臺，眾寶莊嚴眾所樂見，是第十四。如來兩足、二手、掌中、頸及雙肩七處充滿，光淨柔軟甚可愛樂，是第十五。如來肩項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髀腋悉皆充實，是第十七。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如來身相脩廣端嚴，是第十九。如來體相縱廣量等，周匝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來頷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身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深、白踰珂雪，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如來常得味中上味，喉脈直故，能引身中千肢節脈所有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毛際，是二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弘雅，隨眾多少無不等聞，其聲洪震猶如天鼓，發言婉約

如頻迦音，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不相雜亂，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分明，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右旋柔軟如觀羅綿，鮮白光淨踰珂雪等，是三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是名如來三十二相。

「曼殊室利！云何名為八十隨好？如來指爪狹長薄潤，光潔鮮淨如花赤銅，是為第一。如來手足指圓纖長，傭直柔軟節骨不現，是為第二。如來手足各等無差，於諸指間悉皆充密，是為第三。如來手足圓滿如意，軟淨光澤色如蓮花，是為第四。如來筋脈盤結堅固、深隱不現，是為第五。如來兩踝俱隱不現，是為第六。如來行步直進庠審如龍象王，是為第七。如來行步威容齊肅如師子王，是為第八。如來行步安平庠序不過不減猶若牛王，是為第九。如來行步進止威儀譬如鵝王，是為第十。如來迴顧必皆右旋，如龍象王舉身隨轉，是第十一。如來支節漸次傭圓、妙善安布，是第十二。如來骨節交結無隙猶若龍盤，是第十三。如來膝輪妙善安布、堅固圓滿，是第十四。如來隱處其文妙好，威勢具足圓滿清淨，是第十五。如來身支潤滑柔軟，光悅鮮淨塵垢不著，是第十六。如來身容敦肅無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如來身支堅固稠密善相屬著，是第十八。如來身支安定敦重，常不掉動圓滿無壞，是第十九。如來身相猶若仙王，周匝端嚴光淨離翳，是第二十。如來身有周匝圓光，於行等時恒自照曜，是二十一。如來腹形方正無欠，柔軟不現眾相莊嚴，是二十二。如來臍深、右旋圓妙、清淨光澤，是二十三。如來臍厚、不凹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如來皮膚遠離疥癬，亦無麤點、疣贅等過，是二十五。如來手掌充滿柔軟，足下安平，是二十六。如來手文深長、明直、潤澤、無斷，是二十七。如來脣色光潤丹暉，如頻婆果上下相稱，是二十八。如來面門不長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嚴，是二十九。如來舌相軟薄廣長如赤銅色，是第三十。如來發聲威震深遠，如象王吼明朗清徹，是三十一。如來音韻美妙具足如深谷響，是三十二。如來鼻高脩而且直，其孔不現，是三十三。如來諸齒方整鮮白，是三十四。如來諸牙圓白光潔漸次鋒利，是三十五。如來目淨青白分明，是三十六。如來眼相脩廣，譬如青蓮華葉甚可愛樂，是三十七。如來眼睫上下齊整、稠密不白，是三十八。如來雙眉長而不白、緻而細軟，是三十九。如來雙眉綺靡，順次紺琉璃色，是第四十。如來雙眉高顯光潤形如初月，是四十一。如來耳厚、廣大、脩長、輪埵成就，是四十二。如來兩耳綺麗齊平離諸過失，是四十三。如來容儀能令見者無損無染皆生愛敬，是四十四。如來額廣、圓滿、平正、形相殊妙，是四十五。如來身分上半圓滿，如師子王威嚴無對，是四十六。如來首髮脩長、紺青、稠密不白，是四十七。如來首髮香潔、細軟、潤澤、旋轉，是四十八。如來首髮齊整無亂亦不交雜，是四十九。如來首髮堅固不斷永無禿落，是第五十。如來首髮光滑殊妙、塵垢不著，是五十一。如來身分堅固充實踰那羅延，是五十二。如來身體長大端直，是五十三。如來眾竅清淨圓好，是五十四。如來身支勢力殊勝無與等者，是五十五

。如來身相眾所樂觀常無厭足，是五十六。如來面輪脩廣得所，皎潔光淨如秋滿月，是五十七。如來顏色舒泰光顯，含笑先言有向無背，是五十八。如來面貌光澤熙怡，遠離頻蹙、青赤等過，是五十九。如來身支清淨無垢、常無臭穢，是第六十。如來所有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如來面門常出最上殊勝之香，是六十二。如來首相周圓妙好，如末達那亦猶天蓋，是六十三。如來身毛紺青光淨，如孔雀項紅暉綺飾，色類赤銅，是六十四。如來法音，隨眾大小不增不減應理無差，是六十五。如來頂相無能見者，是六十六。如來手足指約分明，莊嚴妙好如赤銅色，是六十七。如來行時，其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現印文，是六十八。如來自持不待他侍，身無傾動亦不逶迤，是六十九。如來威德遠震一切，惡心聞喜、恐怖見安，是第七十。如來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意和悅與言，是七十一。如來能隨諸有情類言音意樂而為說法，是七十二。如來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各令得解，是七十三。如來說法咸依次第必有因緣，言無不善，是七十四。如來等觀諸有情類，讚善毀惡而無愛憎，是七十五。如來所為先觀後作，軌範具足令識善淨，是七十六。如來相好，一切有情無能觀盡，是七十七。如來頂骨堅實圓滿，是七十八。如來顏容常少不老、好巡舊處，是七十九。如來手足及胸臆前，皆有吉祥喜旋德相，文同綺畫、色類朱丹，是第八十。是名如來八十隨好。」

第六分讚歎品第十六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功德希有、無等、不可思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無有異。若見如來或聞功德，此有情類亦難思議。今重見佛轉大法輪，得未曾有歡喜踊躍。」

作是語已，即昇虛空七多羅樹，合掌讚曰：

「一切有情類， 唯佛最為尊，
尚無有等者， 況復當有勝！
我法二俱空， 妙理無等等，
唯我佛世尊， 能等無等等。
煩惱并習氣， 俱盡永無餘，
能知一切法， 無不皆明了。
若智若說法， 無能及佛者，
三千大千界， 唯佛獨為尊。
十力無畏等， 定有非虛妄，
帝釋與梵王， 咸所不能得。
世尊大恩德， 普洽諸有情，
此事難思議， 定無能及者。」

能以微妙慧， 及方便善巧，
化導諸有情， 皆令得利樂。」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妙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曰：

「有說世間等佛者， 彼言非實為虛誑；
若說法王最極尊， 此言非妄為諦語。
人天之儔正問難， 無有能折我大師；
善逝降魔伏外道， 將導世間至解脫。
清淨四辯無窮說， 甘露妙藥施有情，
遍觀諸法智無礙， 一切剎那不減失。
大悲平等視有情， 清淨之心世不染，
善能了知根欲性， 隨所樂聞而應說。
煩惱差別非一種， 為示無量對治門，
唯佛巧說彼因緣， 專為利樂有情故。
值佛聞法不得聖， 如是有情度極難；
如來大名應渴仰， 若得見者無限益。
佛智能令心清淨， 得聞正教出生死；
聞佛名號大吉祥， 常念世尊恒喜樂。
發心詣佛生慧解， 如教勤修成種智，
戒品清淨無垢濁， 靜慮第一心澈明。
智慧最勝難傾動， 法海清淨如甘露；
一切有情憇放逸， 諸佛專精離世間。
等慈有情如一子， 恩德深厚無能報，
先說能破結賊法， 久摧天魔幻化軍。
世尊已說三有過， 廣示涅槃無量德，
百千大劫甚難聞， 故我至誠今讚禮。」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善名，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言：

「如來平等行大慈， 設可度智與他者，
尚令天授最前得， 況復其餘有情類！
我今不愜為空過， 修持大行報佛恩。
有唯自證無漏滅， 彼於佛恩未為報；
若有修行佛深教， 乃得名為佛真子。
佛久勤苦為有情， 無上大恩罕能報；

大慈開顯真妙法，令眾修行兼化他。
若佛不出於世間，一切有情受大苦，
則無人天唯惡趣，但聞種種苦音聲。
諸趣受苦無能免，煩惱繫縛有情故，
佛欲解他諸毒結，翻為大悲之所縈。
如來是世大福田，依教正修離惡趣，
若違佛教不修行，彼定不得生人天。
有於佛所起惡心，或復不樂聞深法，
是等有情甚可愍，決定永當處黑暗。
如佛世尊自知智，其等如來乃能了，
佛智非我所測量，稽首敬禮十方佛，
無畏智力不共法，唯佛世尊獨圓備。
相好莊嚴微妙香，觀者無厭超眾色；
三種開敷不暫息，清淨佛華我今禮。
唯佛善知無上覺，能永出離諸險難；
佛為第一最無上，稽首歸命兩足尊。
佛以功德正法水，普能洗除諸垢穢；
世尊本來內外淨，我今頂禮真淨身。」

爾時，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言：

「如來具足勝福慧，利樂有情無暫息，
常雨甘露濟飢渴，我今稽首能利他。
世間最勝可敬者，彼類猶來供養佛，
諸惡斯盡眾善備，我今稽首無等尊。
普為濟拔諸有情，靡有一行不修學，
令度生死得安樂，我今稽首救世師。
稽首微妙金色身，稽首所說甘露法，
稽首清淨無垢智，稽首一切功德林。」

爾時，佛告大梵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讚。如來此事是實非虛。何以故？諸佛世尊於無量劫，修集種種福德智慧，由斯果位無不備足。所以者何？如來具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身、語、意三無不清淨，故能通達真如、實際，住實際故所言不虛。」

時，大梵王頂禮佛足，合掌恭敬復白佛言：「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令此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利樂一切！」

爾時，佛告大梵天王：「十方三世一切如來以大神通，咸共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利樂一切，天魔、梵志、外道、沙門，皆無有能滅壞障礙。何以故？我念過去有佛名曰寶月如來，十號圓滿，國名無毀，劫名喜讚。彼佛有二苾芻弟子，作大法師善說深法，一名智盛、二名諦授，常隨彼佛轉正法輪，經一劫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千大千百億魔眾悉皆受化發菩提心。是故此經，諸天魔等皆無有力滅壞障礙。」

爾時，寂靜慧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寶月如來住在何所？為猶住世？為已涅槃？」

爾時，世尊告寂靜慧言：「善男子！東方去此過十千億諸佛世界，曾有世界名曰無毀，其中如來壽十千劫。彼佛世界常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諸天魔及外道等，於此經典不能障礙，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智盛苾芻即是今者曼殊室利，諦授苾芻即是今者最勝天王，此二菩薩方便善巧，種種擁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久住世。十方佛國若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二菩薩即往聽受，如我今者說是法門放大光明，尋光來集。」

第六分付囑品第十七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汝可受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勿令忘失！」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云何受持如是經典？」

於是佛告阿難陀言：「受持此經有十種法：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施他。四者、諦聽。五者、披讀。六者、受持。七者、廣說。八者、諷誦。九者、思惟。十者、修習。依斯十法受持此經。譬如世間一切草、木、華、果、藥等皆依大地；如是一切殊勝善法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轉輪王若住在世七寶常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住在世三寶不滅。」

爾時，大眾瞻仰尊顏，異口同音俱傷歎曰：「如來滅後，誰能荷擔如是世尊大法重擔，謂於無量無邊大劫修集所得無上菩提？」

爾時，眾中便有一萬二千菩薩為護此法，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我等捨身命， 不求未來福，
護持佛所說， 此甚深法要。」

爾時，眾中五百天子賢王為首，復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為度諸有情， 成大悲願力，
護持佛所說， 此甚深法要。」

時，天帝釋、持髻梵王、毘沙門王，皆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能療一切病， 世尊今所說，
般若微妙藥， 我等頂戴持。」

執金剛神亦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法本無名字， 佛以名字說，
大悲真教法， 我今頂戴持。」

爾時，佛告持髻梵言：「梵天當知！佛讚三事最為無上，何等為三？一者、發菩提心。二者、護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如是三法最為無上，能修行者真供養佛。我若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此功德亦不能盡。護持如來一四句頌，所獲功德尚不可盡，況能護持三世佛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三世諸佛皆因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以法供養真供養佛，若以資財非真供養，故法供養最為第一。若有護持佛正法者，當知彼類二世安樂。是故，梵天！常應擁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由護法，已當得見賢劫千佛悉為請主。梵天當知！於此穢土護持正法須與之間，勝淨土中若經一劫或一劫餘所獲功德，故應精勤護持正法。」

世尊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當知即是如來生處、得菩提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何以故？憍尸迦！一切菩薩、一切善法、一切如來皆從此生。若有法師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地即為佛所行處；諸有情類於法師所，當生善友、尊重佛心恭敬、歡喜、供養、讚歎。若我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此法師流傳此經所獲功德亦不能盡。憍尸迦！若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等有能刺血灑地供養，未足為多。何以故？無上法輪難受持故。」

時，天帝釋白言：「世尊！未來世中說此經處，我及眷屬皆當擁護彼地方所及說法師，若見此經所在之處，即生前說四種處心。」

爾時，世尊讚天帝釋：「汝能如是，善哉！善哉！吾以此經付囑於汝，宜於來世擁護流通。」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得生善趣，皆由般若波羅蜜多，發菩提心亦復由此，是故我等不顧身命擁護世尊如是深法。」

時，佛復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說能作。」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最勝天王及十方界諸大菩薩、一切聲聞、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